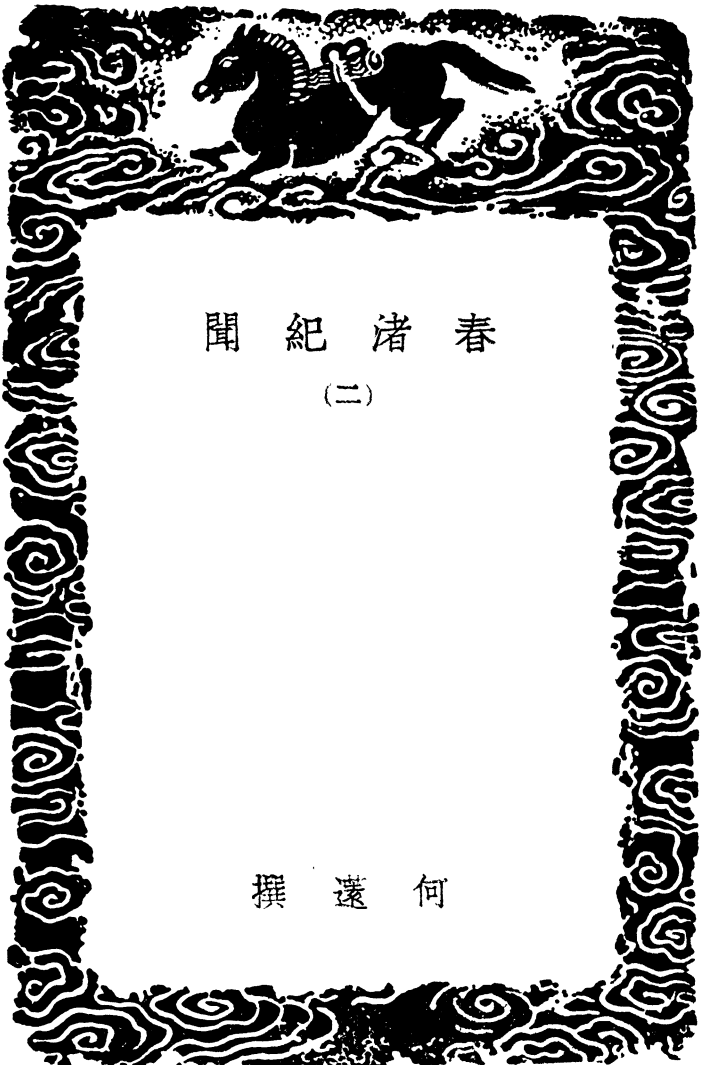
春渚紀聞（二）　葆光錄
搜神祕覽　吉凶影響錄
近異錄　瀟湘錄
旌異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春渚紀聞

(二)

何遠撰

春渚紀聞卷七

詩詞事略

牧之詩誤

十洲記載鳳麟洲上多麟鳳人取鳳喙及麟角合煎爲膠號集弦膠又名連金泥漢武帝時西國王使至獻膠四兩嘗於上林續弦者是也而杜牧之詩有天上鳳凰難得髓何人解合續弦膠恐髓字誤然髓亦安可爲膠也

冬瓜堰詩誤

雲溪友議載酒徒朱冲嘲張祜云白在東都元已薨鸞臺鳳閣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張祜牛矢灘邊說我能以祜時爲堰官也按承吉以處士自高諸侯府爭相辟召性狷介不容物輒自劾去豈肯屈就堰官之辱耶金華子雜說云祜死子虔望亦有詩名嘗求濟於嘉興裴宏慶署之冬瓜堰官虔望不服宏慶曰祜子守冬瓜已過分矣此說似有理也

作文不憚屢改

自昔詞人琢磨之苦至有一字窮歲月十年成一賦者白樂天詩詞疑皆衝口而成及見今人所藏遺藁

塗竄甚多。歐陽文忠公作文既畢。貼之墻壁。坐臥觀之。改正盡善。方出以示人。蘧嘗於文忠公諸孫望之處。得東坡先生數詩藁。其和歐叔弼詩云。淵明爲小邑。繼圉去爲字。改作求字。又連塗小邑二字作縣令字。凡三改乃成今句。至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初云。胡椒亦安用。乃貯八百斛。若如初語。未免後人疵議。又知雖大手筆。不以一時筆快爲定。而憚於屢改也。

司馬才仲遇蘇小

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牕幾陣黃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且曰後日相見於錢塘江上。及才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爲錢塘幕官。其廨舍後。唐蘇小墓在焉。時秦少章爲錢塘尉。爲續其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籠。唱徹黃金縷。夢斷彩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春渚。不踰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畫水輿。艤泊河塘。梡工遽見才仲攜一麗人登舟。即前聲喏繼而火起舟尾。狼忙走報家已慟哭矣。

劉景文夢代晉文公

東坡先生稱劉景文博學能詩。凜凜有英氣。如三國陳元龍之流。元祐五年。坡守錢塘。景文爲東南將領。佐公開治西湖。日由萬松嶺以至新堤。坡在潁州和景文詩有萬松嶺上黃千葉。載酒年年踏松雪。劉郎去後誰復來。花下有人愁斷絕。謂此後坡薦景文。得陝州以歿。景文晚歲。常夢與晉文公神交。夢中酬唱甚多。家有編錄。既至陝州。三日謁神祠。出東城所歷之地。及拜瞻神像。曉然夢中往還文公。及每至所在

也。一日。夢文公云。已受帝旨。得景文爲代。月餘景文得疾。郡人有宿郊外者。見郡守嚴衞而入文公祠中。凌晨趁府。公已屬纊矣。

趙德麟跋太白帖

雖自九天分派。不與萬李同林。步處雷驚電繞。空餘翰墨窺尋。此趙德麟跋蓬所藏李太白醉花後。其實自謂也。

暨氏女野花詩

建安暨氏女子。十歲能詩。人令賦野花詩云。多情樵牧頻簪髻。無主蜂鶯任宿房。觀者雖加驚賞。而知其後不保貞素。竟更數夫。流落而終。

王子直誤疵坡詩

王子直詩話云。東坡先生作程筠歸眞亭詩有會看千字誄。木杪見龜趺。龜趺是碑座。不應見於木杪。指以爲病。初不知亭在山半。自下望碑。則龜趺正在木杪。豈眞在木上耶。杜子美北征詩云。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豈亦子美之僕。留挂木末如猿猱耶。

泖茆字異

松陵唱和詩。陸魯望賦吳中事云。三茆涼波魚蕝動。五茸春草雉媒嬌。注稱遠祖士衡。載泖從水。而此乃從草。五茸吳王獵所。又有陸機茸。皆豐草所在。今觀所謂三泖。皆漫水巨浸。春夏則荷蒲演迤。水風生涼。

秋冬則葭葦蒙翳魚鼈相望初無江湖凄凜之色所謂冬暖夏涼者正盡其美或謂渰是水死絕處故江左人目水之停滀不湍者爲卯不知笠澤何獨從草必有所據也

穿雲裂石聲

東坡先生和崗字詩云一聲吹裂翠崖崗蓬家藏公墨本詩後注云昔有善笛者能爲穿雲裂石之聲別不用事也

月食詩指董秦乃二人

玉川子月食詩官爵奉董秦恐指董偃、秦宮也

徐氏父子俊偉

東坡帥杭日與徐璹全父坐雙檜堂公指二檜曰二疏辭漢去璹應聲云大老入周來公爲擊節久之璹之子端崇字崇之少時俊偉落筆千字有人得山谷道人清江詞示之者崇之曰山谷當今作者所知漁父止此耶或請爲賦援筆立就其末魯邦司寇陳義高三閭大夫心徒勞相逢一笑無言說去宿蘆花又明月識者奇之政和間余過禦兒訪其隱居坐定爲余曰數夕頗爲飛蚊所擾夜不能寐因得一絕句云空堂夜合勢如雲溝壑寧思過去身滿腹經營盡膏血那知通夕不眠人時蔡京當國方引用小人布列要近賦外橫斂以供花石之費天下之民殆不聊生而無敢形言者崇之託以規諷云

關氏伯仲詩深妙

鐘聲互起東西寺燈火遙分遠近村此余友關子東西湖夜歸所作非身到西湖不知此語形容之妙也關氏詩律精深妍妙世守家法子東二兄子容子開皆稱作者野艇歸時蒲葉雨繰車鳴處棟花風江南舊日經行地盡在于今醉夢中又寺官官小未朝參紅日半竿春睡酣爲報隣雞莫驚起且容歸夢到江南此子容詩也世傳以爲東坡先生所作非也

雞人唱曉夢聯詩

建安郭周孚未第時夢人以詩一聯示之云雞人唱曉沉潛際漢殿傳聲彷彿間郭於夢中口占續之云自慶寒儒千載遇夢魂先得覲天顏繼於余中榜登甲科初與同袍伏闕以待唱第忽聞岩曉間有連聲長歌了不成詞調不覺問其旁坐有應之者曰此所謂雞人唱曉也郭欣然悟前詩之先定後恬於仕進官至員郎所至以清愼稱之

夢讀異詩

莫養正崇寧初在都下夢人持數詩相視內一篇語皆刳剛不可解既醒獨憶兩聯云火輪方擊轂風劍已飛銼諸天互魔擾救護世算忙不知何謂也

熙陵奬拔郭贄

先友郭照爲京東憲日嘗爲先生言其曾大父中令公贄初爲布衣時肄業京師皇建院一日方與僧對奕外傳南衙大王至以太宗龍潛日嘗判開封府故有南衙之稱忘收棋局太宗從容問所與棋者僧以

郭對。太宗命召至。郭不敢隱。即前拜謁。太宗見郭進趨詳雅。襟度朴遠。屬意再三。因詢其行卷。適有詩軸在案間。即取以跪呈。首篇有觀草書詩云。高低草木芽爭發。多少龍蛇眼未開。太宗大加稱賞。蓋有合聖意者。即載以後乘歸府第。命章聖出拜之。不閱月而太宗登極。遂以隨龍恩命官。爾後眷遇益隆。不十數年。位登公輔。蓋與孟襄陽、賈長江、不侔矣。

顏幾聖索酒友詩

錢塘顏幾字幾聖。俊偉不羈。性復嗜酒。無日不飲。東坡先生臨郡日。適當秋試。幾於場中潛代一豪子劉生者。遂魁送舉子致訟。下幾吏。久不得飲。密以一詩付獄吏。送外間酒友云。龜不靈身禍有胎。刀從林甫笑中來。憂惶囚縶二十日。辜負醽醁三百盃。病鶴雖甘低羽翼。罪龍尤欲望風雷。諸豪俱是知心友。誰遣尊罍向北開。吏以呈坡。坡因緩其獄。至會赦得免。後數年。一日醉臥西湖寺中。起題壁間云。白日尊中短。青山枕上高。不數日而終。

米元章遭遇

米元章爲書學博士。一日上幸後苑。春物韶美。儀衛嚴整。遽召芾至。出烏絲欄一軸。宣語曰。知卿能大書。爲朕竟此軸。芾拜舞訖。即綰袖砥筆。仲卷神韵可觀。大書二十言以進。曰。目眩九光開。雲蒸步起雷。不知天近遠。親見玉皇來。上大喜。錫賚甚渥。又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良岳復召芾至。令書一大屏。顧左右宣取筆研。而上指御案間端研。使就用之。芾書成。即捧研跪請曰。此研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取進止。

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蹈舞以謝。卽抱貢趨出。餘墨漬袍袖。而喜見顏色。上顧蔡京曰。顚名不虛得也。京奏曰。芾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也。

何張遺句南金錄

薳仲兄遵字子薦。兒時嘗過僧居。賦藏筠軒詩云。不使翠分旁牖去。却緣清甚畏人知。踰冠而卒。與友人張圖南伯鵬者。俱寓居餘杭。又姻家也。伯鵬亦不幸早世。伯鵬嘗與余分韵賦詩。繼有一詩。督余所作云。坐中病競分明久。驢上敲推兀未裁。用事精穩。如老作者。惜乎造物者不少假之年。以觀其所止也。余嘗集二人遺句。名之曰南金錄。且爲之跋云。方二人爲童子時。已有星心月脇中語。驚動老成。逮其知學。復觀其所以因材自勵。期於至遠者。亦若王良造父秣驥騄而問途。是心豈在夫較縈策之妙於蟻封之間而已哉。不幸短命。百不一施。所可表見於後。獨此編耳。覽者不以爲過言。

李媛步伍亭詩

薳兄子碩送客餘杭步伍亭。就觀壁後。得淡墨書字數行。彷彿可辨。筆迹遒媚。如出女手云。夜臺夜復夜。東山東復東。當時九龍月。今日白楊風。後題云。李媛書。詳味詩句。似非世人所作。亭後荒閒。有數十塚。疑塚間鬼憑附而書。不然。好事者爲鬼語耳。

漁父詩答范希文

關子東云。范希文嘗於江山見一漁父。意其隱者也。問姓名不對。留詩一絕而去。獨記其兩句云。十年江

上無人問兩手今朝一度叉。

王林梅詩相類

王舒公嘗賦梅花詩云須鬚黃金危欲墜蕊團紅蠟巧能粧與林和靖所賦一聯極相似林云蔬訝粉綃裁太碎蕊凝紅蠟綴初乾或謂移林上句合王下句似爲全勝。

蘇黃秦書各有僻

東坡先生山谷道人秦太虛七丈每爲人乞書酒酣筆倦坡則多作枯木拳石以塞人意山谷則書禪句秦七丈則書鬼詩余家收山谷所書禪句三十餘首有云牽驢飲江水鼻吹波浪起岸上蹄踏蹄水中嘴對嘴與自是釣魚船上客偶除鬚髮着袈裟佛祖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此二詩人間計有數十百紙矣百花橋下木蘭舟破月衝烟任意流金玉滿堂何所戀爭如年少去來休又溘爾一氣散去託萬鬼隣四大不自保況復滿堂親膏血汗厚土化作邱中塵空牀橫白骨奄忽千歲人秦七丈屢書此二詩余所藏大字小字各有二本。

罵肖詩對

福唐張道人多與人言偶語人禍福如徐神公言法華既過無不神驗者然亦時有戲劇警動小人者郡有肖魁其性剛悍素爲郡人所惡偶以年勞出職既府謝而出躍馬還家道逢道人衝突而過既內不自安下馬挽張且求偈言張於茶肆取紙大書與之曰畜生騎畜生兩箇不相爭坐者只管坐行者只管行。

胥覽之大慙而退。余兒時嘗聞魏處士隱居陝府。有孔目官姓王者。好爲惡詩。嘗至東郊。舉示魏。及言其精於屬對。魏甚苦之。而不能却也。一日。忽有數客訪魏。而王至云。某夜得一聯。似極難對。能對者當輸一飯。會衆請其句云。籠牀不是籠牀。蚊廚乃是籠牀。方竊自稱奇。而魏即應聲曰。我有對矣。可以孔目不是孔目。驢紂乃是孔目。一座稱快。王即拂袖而出。終身不至草堂也。蓋小人僭妄。不可堪忍。雖大修行人。與大雅君子。箭在機上。不得不發也。

陸規七歲題詩

陸農師左丞之父。少師公規。生七歲不能言。一日。忽書壁間云。昔年曾住海三山。日月宮中數往還。無事引他天女笑。謫來爲吏向人間。自此能言語。後登進士第。官至卿監。壽八十而終。

辨月中影

王荊公言。月中彷彿有物。乃山河影也。至東坡先生。亦有正如大圓鏡。寫此山河影。妄言桂兔蟇。俗說皆可屏之句。以二先生窮理盡性。固當無可議者。然尙有未盡解處。今以半鏡懸照物像。則全而見之。月未滿。則中之物像。亦只半見何也。

兔有雄雌

東坡先生云。中秋月明。則是秋必多兔。野人或言。兔無雄者。望月而孕。信斯言。則木蘭詩云。雌兔眼迷離。雄兔脚撲握。何也。先生徑山詩。有煖足惟撲握。若雄兔在月。則徑山正公。又非得而煖足也。

詩句七十二取義

玉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東野和薔薇歌仙機札札飛鳳凰花開七十有二行不知皆用七十二取義何也

花色與香異

酒成碧後方堪飲花到白來元自香此趙丈德麟賦玉簪花詩也歷數花品白而香者十花八九也香至於菊則花白者輒無香花之黃者十亦八九無香至於菊則黃者乃始有香是亦所稟之異未易以理推者也

後山評詩人

後山詩評云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獨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無不好者至荊公之論則云杜詩固奇就其中擇之好句亦自有數豈後山以體製論荊公以言句求之耶

春渚紀聞卷八

雜書琴事 墨說附

辨廣陵散

廣陵散傳稱嵇中散受之神人至唐韓皐又從而爲之說云康製此曲緩其商絃與宮同音臣奪君之義知司馬氏有篡魏之心王陵毋丘儉諸人繼爲揚州都督咸謀興復俱爲晉宣父子所殺揚州故廣陵地康避世禍託之鬼神以俟知音者云皐誠賞音者然初不詳考漢魏時揚州刺史治壽春廣陵自屬徐州至隋唐乃爲揚州耳又劉潛琴議稱杜夔妙於廣陵散嵇中散就其子猛求得此聲按夔在漢爲雅樂郎魏武平荆州得夔喜甚因令論製樂事在夔已妙此曲則慢商之聲似不因廣陵興復之舉不成而製曲明矣政和五年二月十五日烏戍小隱聽照曠道人彈此曲音節殊妙有以感動坐人者或疑前後所傳之異因以所聞并記坐人所舉琴事參而書之

六琴說

爾雅大琴謂之離二十七弦舜彈五弦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弦以合君至之恩蔡邕益之爲九漢高祖入咸陽宮得銅琴十三弦銘之曰瑒璵之樂馬明生仙遊見神女於玉几上彈一絃琴而五音具奏此六

琴、雖損益各有意義而世所共傳者七絃也。余於是知法出乎堯者。雖亙千古而無弊。非智巧之所能變易也。

古琴品飾

秦漢之間所製琴品。多飾以犀玉金彩。故有瑤琴綠綺之號。西京雜記。趙后有琴名鳳凰。皆用金隱起爲龍鳳古賢列女之像。嵇叔夜琴賦所謂錯以犀象藉以翠綠。爰有龍鳳之像。古人之形是也。

古聲遺製

余謂古聲之存於器者。唯琴音中時有一二。不患其器之樸拙。使人援絃促軫。想見太古自然之妙。然後爲勝。近世百器惟新。惟琴器略無華飾。以最古蛇腹紋爲奇。至有縫張池坼而聲不散者。亦不加完。獨此有三代遺製云。

叔夜有道之士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言其哀心未忘也。夫哀戚之小存於中。則絃手犂然而不諧。此理之必然者。余觀嵇中散被譖就刑。冤痛甚矣。而叔夜乃更神色夷曠。援琴終曲。重嘆廣陵之不傳。此眞所謂有道之士。不以死生嬰懷者。若彼中無所養。則赴市之時。神魄荒擾。呼天請命之不暇。豈能愉心和氣。雍容奏技。如在暇豫時耶。惜哉。史氏不能述彼心寄。表示後人。謂其拳拳於一曲。失士多矣。

明皇好惡

唐明皇雅好羯鼓。嘗令侍詔鼓琴。未終曲而遣之。急令呼寧王。取羯鼓來。爲我解穢。噫。羯鼓夷樂也。琴治世之音也。以治世之音爲穢而欲以荒夷淫泆之奏除之。何明皇耽惑錯亂如此之甚。正如棄張曲江忠鯁先見之言而狎寵祿山。側媚悅己之奉。天寶之禍。國祚再造者。實出幸矣。

蔡嵇琴賦

蔡中郎琴賦云。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按藏摧。嵇叔夜亦云。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祕玩。人知藏摧毓養四字之妙。雖試手調絃已勝常人十年上用。

擊琴

宋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客有以節和之。惲驚其哀韵。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蓋自惲始。近世不復傳此。正恐失古人搏拊之意。流入箏筑耳。

有道之器

褚彥回常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彧謝莊並在粲坐。撫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彥回風流和韵。施之燕間。故是佳士。若當艱危之際。以一家物與一家。亦痛其須髯如棘。無丈夫意氣耳。

聞弦賞音

黯思話領右衛軍。嘗從宋武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宋武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之曰。

賞卿有松石間高意余謂促軫動操超然有高山遠水之思者故不乏人而聞弦賞音最爲難遇此伯牙所以絕弦於鍾期之死也

琴趣

鳴弦轉軫要先有鈎深致遠之懷不規規於弦手之間期較工拙便爲造微入妙如孫登彈琴頹然自得風神超邁若遊六合之外者桓大司馬謝祖仁於北牖下彈琵琶自有天際意此爲得之

焦尾

搜神記載吳人有以枯桐爲爨者蔡伯喈聞其爆聲知其爲良桐請於主人削之爲琴果有殊聲而燒痕不盡因名之焦尾後人遂倣之如林宗折巾飛燕墜花皆以醜爲妍也

雷琴四田八日

東坡先生書琴事云家有雷琴破之中有八日合之語不曉其何謂也先生非不解者表出之以令後人思之耳蓋古雷字從四田四田折之是爲八日也

記墨

烟香自有龍麝氣

西洛王迪隱君子也其墨法止用遠烟鹿膠二物銑澤出陳贍之右文潞公嘗從迪求墨久之持烟一奩

見公。且請以指按烟。指起烟亦隨起。曰。此烟之最輕遠者。及抄烟以湯淪起。揖公對啜云。當自有龍麝氣。眞烟香也。凡墨入龍麝皆奪烟香。而引蒸濕。反爲墨病。俗子不知也。

陳贍傳異人膠法

陳贍眞定人。初造墨。遇異人傳和膠法。因就山中古松取煤。其用膠雖不及常和沈珪。而置之濕潤初不蒸。則此其妙處也。又受異人之教。每斤止售半千。價雖廉而利常贏餘。余嘗以萬錢就贍取墨。適非造墨時。因返金而以斷裂不完者二十笏爲寄。曰。此因膠緊所致。非深於墨。不敢爲獻也。試之果出常製之右。余寶而用之。幷就眞定公庫轉置。得百笏。自謂終身享之不盡。胡馬南渡。一掃無餘。繼訪好事所藏。蓋一二見也。緣贍在宣和間已自貴重。斤直五萬。比其身在。蓋百倍矣。贍死。婿董仲淵。因其法而加膠。墨尤堅緻。恨其卽死。流傳不多也。董後有張順。亦贍壻。而所製不及淵。亦失贍法云。

潘谷墨仙揣囊知墨

潘谷賣墨都下。元祐初。余爲童子。侍先君居武學直舍中。谷嘗至。貟墨篋而酣詠自若。每笏止取百錢。或就而乞。探篋取斷碎者與之。不吝也。其用膠不過五兩之制。亦遇濕不敗。後傳谷醉飲郊外。經日不歸。家人求之。坐於枯井而死。體皆柔軟。疑其解化也。東坡先生嘗贈之詩。有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之句。蓋言其爲墨隱也。山谷道人云。潘生一日過余。取所藏墨示之。谷隔錦囊揣之曰。此李承宴軟劑。今不易得。又揣一曰。此谷二十年造者。今精力不及。無此墨也。取視果然。其小握子墨。醫者云。可入藥用。

亦藉其眞氣之力也。

漆烟對膠

沈珪嘉禾人初因販繒往來黃山有教之爲墨者以意用膠一出便有聲稱後又出意取古松煤雜用脂漆滓燒之得烟極精黑名爲漆烟每云韋仲將法止用正兩之膠至李氏渡江始用對膠而秘不傳爲可恨一日與張處厚於居彥實家造墨而出灰池失早墨皆斷裂彥實以所用墨料精佳惜不忍棄遂蒸浸以出故膠再以新膠和之墨成其堅如玉石因悟對膠法每視烟料而煎膠膠成和煤無一滴多寡也故其墨銘云沈珪對膠十年如石一點如漆者此最佳者也余識之蓋二十年矣其爲人有信義前後爲余製墨計數百笏庚子寇亂余避地嘉禾復與珪連牆而居日爲余言膠法并觀其手製雖得其大概至徽妙處雖其子宴亦不能傳也珪年七十餘終宴先珪卒其法遂絕有持張孜墨較珪漆烟而勝者珪曰此非敵也乃取中光減膠一丸與孜墨並而孜墨反出其下遠甚余叩之曰廷珪對膠於百年外方見勝妙蓋雖精烟膠多則色爲膠所蔽逮年遠膠力漸退而墨色始見耳若孜墨急於目前之售故用膠不多而烟墨不昧若歲久膠盡則脫然無光如土炭耳孜墨用宜西北若入二浙一遇梅潤則敗矣滕令嘏監嘉禾酒時延致珪甚厚令盡其藝既成卽小丸磨試而忽失所在後二年濬池得之其堅緻如故令嘏莊敏公之子所蓄古墨至多而有鑒裁因謂珪曰幸多自愛雖二李復生亦不能遠過也

洙泗之珍

東魯陳相作方圭樣銘之曰沫泗之珍佳墨也

二李膠法

柴珣國初時人得二李膠法出潘張之上其作玉梭樣銘曰柴珣東窑者士大夫得之蓋金玉比也

都下墨工

崇寧已來都下墨工如張玫、陳昱、關珪弟瑱、郭遇明皆有聲稱而精於樣製

買烟印號

黃山張處厚高景修皆起竈作煤製墨爲世業其用遠烟魚膠所製佳者不減沈珪、常和沈珪、江通輩或不自入山亦多卽就二人買烟令渠用膠止各用印號耳

軟劑出光墨

九華朱覲亦善用膠作軟劑出光墨莊敏滕公作郡日令其子製銘曰愛山堂造者最佳子聰不逮其父

紫霄峯墨

大室常和其墨精緻與其人已見東坡先生所書極善用膠余嘗就和得數餅銘曰紫霄峯造者歲久磨處眞可截紙子遲不爲五百年後名而減膠售俗如江南徐熙作落墨花而子崇嗣取悅俗眼而作沒骨花敗其家法也

南海松煤

近世士人遊戲翰墨因其資地高韻創意出奇如晉韋仲將宋張永所製者故自不少然不皆手製加減指授善工而爲之耳如東坡先生在儋耳令潘衡所造銘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者是也其法或云每笏用金花烟脂數餅故墨色艷發勝用丹砂也

蘇浩然斷金碎玉

支離居士蘇澥浩然所製皆作松紋皴皮而堅緻如玉石余與其孫之南字仲容遊其家所藏不過數笏而余於李漢臣丈得半笏持視仲容云眞家寶也神廟朝高麗人入貢奏乞浩然墨詔取其家浩然止以十笏進呈其自珍祕蓋如此世人有獲其寸許者如斷金碎玉乃爭相誇玩云大觀間劉無言取其製銘令沈珪作數百丸以遺好事及當朝貴人故今人所藏未必皆出浩然手製珪作此墨亦非近世之墨工可及實可亂眞也

寄寂堂墨如犀璧

晁季一生無它嗜獨見墨丸喜動眉宇其所製銘曰晁季一寄寂軒造者不減潘陳賀方回張秉道康爲章皆能精究和膠之法其製皆如犀璧也

精烟義墨

余嘗於章序臣家見一墨背列李承宴李惟益張谷潘谷四人名氏序臣云是王暈提學所製患無佳墨取四家斷碎者再和膠成之自謂勝絕此其見遺者因謂序臣曰此亦好奇之過也余聞之製墨之妙正

在和膠。今之造佳墨者。非不擇精烟。而不能佳絕者。膠法謬也。如不善爲文。而取五經之語。以己意合而成章。望其高古。終不能佳也。序臣又曰。東坡先生亦嘗欲爲雪堂義墨何也。余曰。東坡蓋欲與衆共之。而患其高下不一耳。非所謂集衆美以爲善也。

唐高宗鎭庫墨

近於內省任道源家見數種古墨。皆生平未見。多出御府所賜其家。高者、有唐高宗時鎭庫墨一笏。重二斤許。質堅如玉石。銘曰。永徽二年鎭庫墨。而不著墨工名氏。

十三家墨

余爲兒時。於彭門寇鈞國家。見其先世所藏李廷珪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斷珪殘璧。璨然滿目。其廷珪小挺。歲久不見膠彩。而書於紙間視之。其黑皆非餘墨所及。東坡先生臨郡日。取試之。爲書杜詩十三篇。各於篇下。書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

墨工製名多蹈襲

墨工製名。多相蹈襲。其偶然耶。亦好事者冀其精藝追配前人。故以重名之也。南唐李廷珪子承宴。今有沈珪。珪子宴。又有關珪。國初張遇、後有常遇、和之子。又有潘遇。谷之子。黟川布衣張谷所製。得李氏法。而世不多有。同時有潘谷。又永嘉葉谷。作油烟。與潭州胡景純相上下。而膠法不及。陳贍之後。又有梅贍云。耿德眞。江南人。所製精者。不減沈珪。惜其早死。藏墨之家。不多見也。

雜取樺烟

三衢蔡瑫雖家世造墨而取烟和膠皆出衆工之下其煤或雜取樺烟爲之止取利目前也

油松烟相半則經久

近世所用蒲大韶墨蓋油烟墨也後見續仲永言紹興初同中貴鄭幾仁撫諭少師吳玠於仙人關回舟自涪陵來大韶儒服手刺就船來謁因問油烟墨何得如是之堅久也大韶云亦半以松烟和之不爾則不得經久也

墨磨人

一日謁章季子於富春之法門寺出廷珪墨半笏爲示初不見膠彩云是其大父申公所藏者其墨匣亦作半笏樣規製古朴是百餘年物東坡先生所謂非人磨墨墨磨人者不虛語也

桐華烟如點漆

潭州胡景純專取桐油燒烟名桐花烟其製甚堅薄不爲外飾以眩俗眼大者不過數寸小者圓如錢大每磨研間其光可鑑畫工保之以點目瞳子如點漆云

廷珪四和墨

余偶與曾純父論李氏對膠法因語及嘉禾沈珪與居彥實造墨再和之妙純父曰頃於相州韓家見廷珪一墨曰臣廷珪四和墨則知對膠之法寓於此也

唐水部李愷製墨

王景源使君所寶古墨一笏。蓋其先待制公所藏者。背銘曰。唐水部員外郎李愷製。云諸李之祖也。黎介然一見。求以所用端石研易之。景源久之方與。後攜研至行朝。有貴人欲以五萬錢易研。景源竟惜不與也。

春渚紀聞卷九

記研

端溪龍香硯

臨汝史君黃幸任道所寶龍香硯。端溪石也。史君與其父孝綽字逸老皆有能書名。故文房所蓄多臻妙美。硯深紫色。古斗樣。每貯水磨濡久之。則香氣襲人。如龍腦者云。先代御府中物。任道既終。其子材納之壙中。

歙山斗星研

歙之大姓汪氏。一夕山居漲水暴至。遷寓莊戶之廬。莊戶硯工也。夜有光起于支牀之石。異而取之。使琢爲硯。石色正天碧。細紋文中涵金星七。布列如斗宿狀。輔星在焉。因目之爲斗星研。汪自是家道饒益。懼爲要人所奪。祕不語人。每爲周旋人一出。必焚香再拜而視之。方臘之亂亡之矣。僧謙云。

龍尾溪月硯

三衢徐氏所寶龍尾溪石。近貯水處有圓暈。幾寸許。正如一月狀。其色明暗隨月虧盈。是亦異矣。余母舅祝君子與之姻家。數見之。今不知所在。

玉蝤蜍研

吳興余拂君厚家所寶玉蝤蜍研。其廣四寸而長幾倍。中受墨處。獨不出光。云是南唐御府中物。余與許師聖崇寧間過余氏借觀。時君厚母喪在殯。正懷研柩側。已而聞袖中嘖然有聲。視之。蜍腦中裂如絲。蓋觸尸氣所致也。

端溪紫蝤蜍研

紫蝤蜍、端溪石也。無眼正紫色。腹有古篆玉溪生山房五字。藏于吳興陶定安世家。云是李義山遺研。其腹疵垢。眞數百年物也。其蓋有東坡小楷書銘云。蝤蜍爬沙到月窟。隱避光明入岩骨。琢磨黝赬出尤物。雕龍淵懿傾瀣渤。安世屢欲易余東坡醉草未許。而以拱璧易向叔堅矣。即以進御。世人不復見也。

丁晉公石子硯

黃叔幾爲余言。丁晉公好蓄瑰異。宰衡之日。除其周旋爲端守。屬求佳研。其人至郡。前後所獻。幾數百枚。皆未滿公意。一日硯工見有飛鷺翹駐潭心。意非立鷺之所。因令沒人視之。見下有圓石。大如米斛。塊處潭中。似可挽取。疑其有異。即以白守。集漁戶維舟出之。石既登岸。轉仄之。若有涵水聲。研工視之。賀曰。此必有寶石藏中。所謂石子者是也。相傳天產至璽。滋蔭此潭。以孕崖石。散爲文字之祥。今日見之矣。即叢手攻剖。果得一石於泓水中。大如鵝卵色。紫玉也。中剖之爲二研。亟送其一。公得之喜甚。報書云。研應有二。何爲留一自奉。得無効雷豐城之留莫邪否。此非終合之物也。守曰。天下至寶。不可萃于一家。以啓人

貪心託以解職後面獻而公以擅移陵寢事籍其家矣而研不知所在

金龍硯

余友何持之滕莊敏之甥所蓄瑰異多外舅故物而有賞鑒爲余言其親黨氏有先爲端州者得二岩石硯璞藏之再世矣後其孫於京師得鐵鏡背銘高古有道人請爲磨治云須得美石有鋒芒而不劌如端溪石者發其光彩則盡善矣因以一璞付之鏡湖以歸曰是非尤物研璞殆希世之珍非與我百千不能賞余精識且出斯寶也其孫驚異許之而持璞去三日來示曰使公見其梗概也細視之則石面脈理深青色盤絡如柏枝狀漫不曉其爲何等物也道人索酒引滿大笑復持璞去曰後十日可賀請宿備所償之直吾將遠遊渊海不能待也及期出硯硯正圓中徑七八寸渾厚無眼如馬肝色中盤一金色龍頭角爪尾粲然畢具會有知者即以進御或言禁中先已有一研矣

呂老煅硯

高平呂老造墨常山遇異人傳燒金訣煅出視之瓦礫也有教之爲研者研成堅潤宜墨光溢如漆每研首必有一白書呂字爲誌呂老既死法不授子而湯陰人盜其名而爲之甚衆持至京師每研不滿百錢之直至呂老所遺好奇之士有以十萬錢購一研不可得者研出於陶而以金鐵物劃之不入爲眞余兄子碩所獲而作玉壺樣者尤爲奇物余嘗爲之銘曰眞仙戲幻煅瓦成金老呂受之鑄金作瓦置之雍壁以睨其璞顧彼瑱璧爲有慙德範而爲研以極其妙則金瓦幾於同價

澄泥研

悟靖處士王衷天誘所藏澄泥研。正紫色而堅澤。如端溪石。扣之鏗然有聲。以金鐵劃之。了無痕覺。或疑是澤州呂老所作。而研首無呂字。其製巧妙。非俗士所能爲。天誘云。米元章見之。名孫眞人研。是非故無所稽考。自是一種佳物也。

銅雀臺瓦

相州魏武故都。所築銅雀臺。其瓦初用鉛丹。雜胡桃油搗治火之。取其不滲。雨過即乾耳。後人於其故基。掘地得之。鑿以爲研。雖易得墨。而終乏溫潤。好事者但取其高古也。下有金錫文爲眞。每硯成、受水處常恐爲沙粒所隔。去之則便成沙眼。至難得平瑩者。蓋初無意爲研。而不加澄濾。如後來呂硯所製也。章序臣得之。屬余爲詩。將刻其後云。阿瞞恃姦雄。挾漢令天下。惜時無英豪。磔裂異肩踝。終令盜坏土。埏作三臺瓦。雖云當塗高。會有食槽馬。人悲瓦何罪。淪墊翳梧檟。錫花封雨苔。鴛彩晦雲罅。當時丹油法。實非謀諸野。因之好奇士。探琢助揮寫。歸參端溪材。堅澤未渠亞。章侯捐百金。訪獲從吾詫。興亡何復論。徒足增忿罵。但嗟瓦礫微。亦以材用捨。從令飭甓餘。當擅瓊瑰價。士患德不修。不憂老田舍。

南皮二臺遺瓦研

魏武都鄴築三臺以居。銅雀其一也。最爲壯麗。後世耕者。得其瓦於地中。好事者斲以爲研。號爲奇古。歐陽文忠公嘗得於謝景山。作歌以酬之者是也。魏武既破袁紹於冀州。紹死。逐其子譚於南皮。築臺以候

望某軍而名曰袁候臺。魏文帝與吳質從容遊集於南皮。亦築臺以居。名讌友。至今南皮有二臺故址在焉。人有得其遺瓦。形製哆大。擊之鏗然有聲。吾之子遠取其斷缺者。規以爲研。其堅與鐵石競。屢敗工斲之具。僅能窳之。而特潤緻發墨可用。知昔人創物制器雖甚微者。皆所不苟。非若後世之簡陋也。此先君所序而遠銘之曰。方峥嶸煥奕於一時之盛兮。詎知夫隆棟必傾而華榱終折。洎毀擲埋委於千載之下兮。孰期乎澡澤蔦藉而參夫文房四寶之列。蓋物之顯晦也有時。而事之興廢也常迭。遺材良而質美者。雖歷千古兮。不隨衆物而湮滅。

端石蓮葉研

余過嘉禾王悟靜處士。坐閒有客懷出蓮葉研。端石也。青紫色。有二碧眼。活潤可愛。形製復甚精妙。正如芳蓮脫葉狀。其薄如五六重紙。大如掌。磨之索索有聲。而墨光可鑑也。其人甚惜不可得。特記其精製。喻研工終不能爲也。

風字晉研

風字研。石色正青紫相參。無眼甚薄。研心磨已窪下。背綠皴剝。殆非近代物。與墨爲入光澀如漆。王天誘見之。以爲晉研。後易銅鑪於章序臣。序臣攜至行朝。爲一嗜研貴人力取去。其人所蓄數百枚。而此研爲之冠也。

烏銅提研

烏銅提硯。余於錢唐得之。製作非近世所爲。柄容墨漿可半升許。亦爲章序臣易去。關子東見之。而銘之曰。鑄金爲觚。提攜顛倒。持指之宜。發於隱奧。寒暑燥濕。不改其操。君子寶之。庶幾允蹈。

古斗樣鐵護研

余兄宗勝所用鐵護研。端溪石。正紫色無眼。古斗樣。溫潤如玉。爲滌者墮地。缺其受水處。慨惜之餘。乃取以漆固而鐵護其外。中固無傷也。蘧銘之曰。左瞽馬宮形則虧矣。胸中之書。震耀百世。

吳興許採五硯

吳興許採。字師正。字畫規模。鍾司徒殆窺其妙。自爲兒時。已有研癖。所藏具四方名品。幾至百枚。猶求取不已。常言吾死。則以硯甃壙。無遺恨矣。最佳者。得蔡君謨所寶端溪研一。圓厚寸餘。中可徑尺。色正青紫。緣有一眼。才如箸大。名之景星助月。又得二石。一以分余。玉堂樣色紺青。類洮河石。面有十數暈。金翠周圍。與孔雀毛間金花正相類。甚宜墨。而不知石所從出。又一端石古斗樣。長尺餘。馬肝色。下有王禹玉丞相書玉堂舊物四字。又圓研下岩石有二碧眼。中極窪下。溫潤發墨。師正常所用者。莫養正爲之銘曰。圓如月。窪如尊。勿謂其琢削不巧。見謂椎魯無文。即而視之。其中甚溫。又一端石玉堂樣者。授余。深紫色無眼。余命之曰端友。且爲之銘云。君子取友必端。子有韞玉之美。復具眼而知默。祈漸摩以窮年。爲何子之三益也。

趙水曹書畫八硯

水曹趙竦子立文章翰墨皆見重於前輩蓮先博士爲徐州學官日趙獻狀開鑿呂梁百步之嶮置局城下。是爲周旋其重定華夷圖方一尺有半字如蠅頭而體製精楷蘇州張琪妙於刊鏤三年而後成甚自祕惜不易以與人與其所獲丁晉公家王右軍小楷樂毅論積藏自隨得之者以爲珍玩先子所得才三四數也其所用硯端石長尺餘闊七八寸溫潤宜墨云端石若此大者至艱得求之十年而後獲上下界爲八硯云性懶滌硯又不奈宿墨滯筆日用一硯八日而周始一濯之則常用新硯矣故名八面受敵云

趙安定提研製

硯譜稱唐人最重端溪石每得一佳石必梳而爲數板用精鐵爲周郭青州人作此至有名家者歷代寶□余於崇寧間見安定郡王趙德麟丈所用一枚作提研製紹興四年復拜公于錢塘湧金門賜第出研案間云生平玩好盡喪盜手而此研常所受用復外樣拙貪者不取得周旋至今余亦撫之悵然也近章伯深偶於錢塘鐵肆中得一枚絕與趙類而非是也求易余東坡所畫鵲竹而得之工製堅密今人不能爲也

龍尾溪研不畏塵垢

涵星研龍尾溪石風字樣下有二足琢之甚薄先博士君得之於外姪黃材成伯黃以嗜研求爲婺源簿既至顧視一老硯工甚至秩滿而研工餞之百里探懷出此研爲贐且言明府三年之久所收無此研也黃始責其不誠工云凡臨縣者孰不欲得佳研每研必得珍石則龍尾溪當泓爲鯨海不給也此石歲採

不過十數。幸善護之。然研如常研。無甚佳者。但用之至灰埃垢積。經月不滌。而磨墨如新。此爲勝絕耳。先子性率。不耐勤滌。得此用之終身。云莫養正爲之銘曰。膚寸之珍。雲蒸霧出。小而有容。如摩詰室。老何肺腸。與之爲一。季子受之。周旋勿失。

鄭魁銘研詩

永嘉林叔睿所藏端石馬蹄樣。深紫色。厚寸許。面徑七八寸。下有鄭魁銘詩。緜字甚奇。云仙翁種玉芝。耕得紫玻瓈。磨出海鯨血。鑒成天馬蹄。潤應通月窟。洗合就雲溪。常恐魍魎奪。山行亦自攜。硯之妙美。盡於銘詩。而末句所寄旨哉。

李端叔銘僧研

比邱了能。蓄端研。古斗樣。青紫色。有二眼。碧暈活潤。背有李端叔銘云。踏碓是向上機。不識字是第一義。遂乃傳子傳孫。至今爲祥爲瑞。有美了能比邱。人上長出一頭。名字半露消息。伎倆非聞思修。發明前身。不識字。後身湧出江河流。墨可泝。一能兩身。具眼者識。李丈家集遺此銘。故錄之。

躍魚見木石中

徐州護戎陳皐供奉。行田間。遇開墓者。得瑪瑙盂。圓淨無雕鏤紋。盂中容二合許。疑古酒巵也。陳用以貯水注硯。因間硯之中。有一鯽。長寸許。遊泳可愛。意爲偶汲池水得之。不以爲異也。後或疑之。取置缶中。盡出餘水驗之。魚不復見。復酌水滿中。須臾。一魚泛然而起。以手取之。終無形體可拘。復不可知爲何寶也。

余視之數矣。時水曹趙子立。被旨開鑒呂梁之峽。辟陳督役。目覩斯異。因言其頃在都下。偶以百錢。於相國寺市得一異石。將爲紙鎮。遇一玉工。求以錢二萬易之。趙不與玉工歎息數四曰。此寶非余不能精辨。餘人一錢不直也。持歸幾年了無他異。其季子康。不直工言。以斧破視之。中有泓水。一鯽躍出。撥剌于地。急取之亡矣。是亦斯盂之類也。余又記虜庭雜記所載。晉出帝既遷黃龍府。虜主新立。召與相見。帝因以金盌魚盆爲獻。金盌半猶是磁云。是唐明皇令道士葉法靜治化金藥成。點磁盆試之者。魚盆則一木素盆也。方圓二尺。中有木紋成二魚狀。鱗鬣畢具。長五寸許。若貯水用。則雙魚隱然湧起。頃之遂成眞魚。覆水則宛然木紋之魚也。至今句容人鑄銅爲洗。名雙魚者。用其遺製也。

銅蝳自滴

古銅蝳蜍。章申公研滴也。每注水滿中。置蜍研爪。不假人力。而蜍口出泡。泡殞則滴水入研。已而復吐。復空而止。米元章見而甚異之。求以古書博易。申公不許。後失之。或見之寶晉齋申公之孫伯深云。

雷斧研銘

余經霅川。偶得數雷斧於耕夫。雖小大不等。而體皆如玉。因擇其厚者。窪而爲研。膚理銳澤。取墨磨研。而墨光可鑒。但恨其大而薄者。不容窪治。則以鐵爲周郭。如青州提研所製。亦几案間一尤物也。因銘之曰。石化殞星。龍雨刀剡。是從震霆。散墜風雹。形實斧也。其質玉璧。窪而爲硯。以資銳澤。與翰墨而周旋。誅姦諛之死魄。

春渚紀聞卷十

記丹藥

序丹竈

丹竈之事士大夫與山林學道之人喜於談訪者蓋七八也然不知皆是仙藥丹頭也自三茅君以丹陽歲歉死者盈道因取丹頭點銀爲金化鐵爲銀以救饑人故後人以煅粉點銅名其法曰丹陽以死砒點銅者名其法曰點茆亦有取丹頭初轉伏朱以養黃茆死礜以乾汞如漢之王陽婁敬唐之成弼近世王捷成鵠嘴金以助國用者不可謂世無此法也但得之者眞龜毛兔角而爲之致禍者十八九也如東坡先生楊元素內相皆密受眞訣知而不爲者章申公黃八座道夫皆訪求畢世費資鉅萬而了無一遇者

鳳翔僧煅朱鎔金

東坡先生初官鳳翔日遇一老僧謂之曰我有煅法欲以相授幸少憩我廬也坡語僧曰聞之太守陳公嘗求而不與我固無欲乃以見授何也僧曰我自度老死無日而法當傳人然爲之者多因致禍非公無可授者但勿妄傳貪人耳後陳公知坡得之懇求甚力度不可不與陳得而爲之不久果敗官而歸其法以一藥煅朱取金之不足色者隨其數每一分入煅朱一錢與金俱鎔既出坏則朱不耗折而金色十分

耳.頴濱遺老.亦詳記之.龍川錄云.

居四郎伏硃煅丹砂

密院編修居世英之父居四郎者.少遇異人.得煅朱法.其法取辰錦顆塊砂.不計多少.以一藥鋪蓋煅之.朱已伏火.卽日用炭火二兩空養.不論歲月.要用卽取水銀與足色金對母結成母砂子.取煅朱細研.以津調勻.塗砂毬上.熾炭十斤.籠砂煅之.俟火半紫焰起.去火出寶.淬梅水中.則俱成紫磨金.不再坯溶.便可製器用也.而老居未嘗對人言.亦未輒用一錢也.臨終呼世英語之曰.我之煅法.世唯語韓魏公矣.非魏公德業之厚.餘人不可授也.我亦不當授汝.汝分中合得.後自當有授汝者.然亦素知我有此法.必費妄求訪.以盡資用.因語數法.皆不能成寶.世謂燕法者授之.幷語目睹數人.緣此而致禍者.以戒之.

瓢內出汞成寶

承議郎賀致中爲余言.任德翁之猶子.嘗隨德翁入都.艤舟相國寺橋.遇一道人.邀坐茶肆.手出小藥瓢云.吾視官人.蓋留心丹竈有年.而未有所得者.今能施我百錢.當以此瓢爲贈.夜以水銀一兩投中.翌早收取二兩乾銀也.任意謂必無此理.然亦不能違其請.傾篋得百錢與之.袖瓢而歸.夜取汞試納瓢中.置之枕間.次夕醉中探手摝瓢.則其聲董董然.汞如故也.置之不復視.一日.德翁須汞爲用.任欣然取器分取.既傾器中.則堅凝成寶矣.入火烹煉了.無耗折.自此夕注晨取.無不成寶者.蓋眞仙丹藥所製.汞感丹氣.自然凝結.但不知出瓢始凝之理.向使在瓢卽堅.則破瓢而取.止於一作而已.此亦眞仙神化無方.非

塵凡之可理度者。任無妻孥之累。資用素窮。既日獲一星之利。於是厚爲己奉。不踰年一病而卒。瓢亦隨失之也。

丹陽化銅

薛駝蘭陵人。嘗受異人煆砒粉法。是名丹陽者。余嘗從惟湛師訪之。因請其藥。取帖藥抄二錢匕。相語曰。此我一月養道食料也。此可化銅二兩爲爛銀。若就市貨之。煆工皆知我銀。可再入銅二錢。比常直每兩必加二百付我也。其藥正白。而加光璨。取棗肉爲圓。俟浴銅汁成。即投藥甘鍋中。須臾銅汁惡類如鐵屎者。膠着鍋面。以消石攪之。傾槽中。眞是爛銀。雖經百火。柔軟不變也。此余所躬親試而不誣者。後亦許傳法而賊亂不知所在矣。

煆消愈疾制汞

姑蘇查先生。得煆消石法。章申公與之爲莫逆。而法不傳也。嘗遇一病僧而憫之。取消作盂。令日煎水飲之。服之月餘。病良已。僧有周旋。過而詢其由。以飲煎水爲言。是僧素知查術。曰。此伏消所成也。當取汞置盂中。就火試之。果致汞死。僧更以爲希世之遇。即往禮謝再三。且語其盂之異。復懇求其法。查曰。法固未易傳。而前盂用力將竭。可攜來。爲公加藥爲之也。僧取盂授查。即碎盂別鎔。門臨大河。俟消成汁。即鉗投水中。曰。我初但欲起師之疾。不意無厭至此也。僧懊恨而歸。

點銅成庚

法空首座無相師。譽川人。與余爲姻家。待制公沈純誠之季也。一舉不第。遂祝髮以求出世法。間亦留心燬事。嘗於焦山與僧法全語及點化。而全云。我術正是點茆耳。空曰。出家兒豈當更學此。若一有彰敗。則所喪多矣。全曰。我法異此。止以一藥點銅爲金。而所患制銅無法。於骨董袋攜行。或爲人所窺爾。因出一紙裹視空。質溪沙也。而加重。且抄數錢匕。令空烹之。通夕不能成汁。呼全訊之。全笑曰。人得此視之溪砂也。豈知實銅耶。復取白藥少許投之。砂始融化。出火視之。眞金也。空拜禮稱贊云。目所未見也。復日加延款。且請其術。全曰。我不惜術。但我有前誓。且恐起貪人忘費之心。反致奇禍。實無益於人也。請爲師言其自也。我年二十。無家爲道人。同侶三人。共學丹竈。歷年無成。因紹聖元年七月十五日。相語曰。我輩所學。遊訪未遠。今當各散行。以十年爲期。却以此月此日。會于此地。道人無累。是日不至。即道死矣。遂舉酒爲約。三人者。散往川陝京洛間。我即留二浙。轉首之間。忽復至期。出豐樂橋。三人者次第俱集。相待歡甚。劇飲數日。各出所得方訣參較之。內一茆法差似簡易。即試爲之。而銅色不盡。一人曰。我於成都藥市遇一至人。得去暈藥。彼云奇甚。而我未試也。因取同烹。而色益黃。意謂藥少未至。增藥再烹。及出坯中。則眞金矣。更相驚喜。袖市肆中云良金也。衆復相與謀曰。常聞京師鑾家金肆爲天下第一。若往彼市之。無疑。則眞仙秘術也。複被而行。至都。以十兩就市。鑾氏取其家金較之。則體柔而加紫焰。即得高直。以歸時共寓相國寺東客邸中。復相慶曰。我輩窮訪半生。今幸遇此。可以安心養道矣。萬一未能免俗。則飲酒食肉。可畢此生。今當共作百兩。分以爲別。即市半邊官醞。大嚼酣飲而烹銅。不虞銅汁濺發。火延于屋。風勢暴烈。

不可救撲。火馬四至。三人者醉甚。而我獨微醒。徑破烟焰。從稠人中脫命而出。懼有捕者。素善泅。即投汴水。順流而下。度過國門下鎖。始敢登岸。方在水中。即悔過祈天。且誓爲僧。及不復再作。或遇幹大緣事。不能成就。當啓天爲之。不敢毫髮爲己用也。況敢傳人乎。若首座有未了緣事。可與衆集福者。我當分藥點治。雖百兩不靳也。空既聆其說。亦不敢深逼之。一旦不告而去。後不知所在。其徒三人。二人醉甚不支焚死。一人就捕受杖。亦數日而卒。

草制汞鐵皆成庚

朝奉郎劉均國言。訪其父吏部公。罷官成都。行李中水銀一篋。偶過溪渡。篋塞遽脫。急求不獲。即攬取渡傍叢草塞之而渡。至都久之。偶欲汞用。傾之不復出。而斤重如故也。破篋視之。盡成黃金矣。本朝太宗征澤潞時。軍士於澤中鎌取馬草。晚歸鎌刀透成金色。或以草燃釜底。亦成黃金焉。又臨安僧法堅言。有歙客經於潛山中。見一蛇其腹漲甚。蜿蜒草中。徐遇一草。便嚙破。以腹就磨。頃之漲消如故。蛇去。客念此草必消漲毒之藥。取至篋中。夜宿旅邸。鄰房有過人。方呻吟牀第間。客就訊之。云正爲腹漲所苦。即取藥就釜煎一盃湯飲之。頃之不復聞聲。意謂良已。至曉但聞鄰房滴水聲。呼其人不復應。即起燭燈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爲水。獨遺骸臥牀。急挈裝而逃。至明。客邸主人視之。了不測其何爲至此。及潔釜炊飲。則釜通體成金。乃密瘞其骸。既久經赦。客至邸。共語其事。方傳外人也。

糝製

嘉禾墨工沈珪言其賣墨廬山過僧了希語及丹竈夜宿其廬希探篋取一藥示沈正琥珀色秤取二錢重用水銀一兩同入鐵銚中以盞覆之置火上頃之作嬰兒聲即開視以秤秤之并藥成一兩二錢黃金矣希言此是死硫也又言臨安一山寺前有翁媼市餅餌爲給而寺有僧日出坐其肆凡二十年察其翁媼日用無過費而純質如一一日密語之曰我有乾汞法未嘗語人念爾翁媼甘貧於餅肆且老之可坐受安逸翁媼即謝而受其方并面乾汞示之數日翁媼復攜餅餌造僧房見僧云誠謝老師見惠祕方以休養二老然老夫婦亦自有一薄術自謂不作不食不敢妄享甘心餅肆以畢餘生也乃出藥於僧前取汞糝製即成黃金矣老僧慙恧禮謝翁媼云吾二十年與神仙俱而不知眞凡骨也翁媼既歸明日僧出訪之則空室矣

市藥即乾汞

朝奉郎軍器監丞徐建常余姊丈也建安人其父宣義公故農家子後以市藥爲生性好施惠遇人有急難如在己也貧乏求濟傾資與之不吝焉暇日乘舟至郡與一道士同載如舊相識道士從容謂公曰子有陰德我所祕乾汞法當以授子可廣所施也即踈方示公并令公市藥與汞取汞置鐵銚中以藥少許糝上復以器覆之置火上須臾聞銚中嬰兒聲即揭起視之汞已枯矣公徐取汞并以所示方裹之以謝道士曰我之薄施未足及物要當竭力所致爲之此不願爲也天或下憫我未有子倘遣吾得一起家之子是吾願也即投汞與方潭水中道士笑謝曰我非所及也是歲建常生至年十四始令從其姊丈陳庸

器讀書且囑之曰吾待汝十年遊學若至期不第即還代我掌藥肆也建常十八歲考中上舍高等二十四果於李常寧榜中登科如公約也

藥瓦成金

李樞公愼副車李瑋之曾孫云其季公雄帥祕藏王先生手化金瓦遇好事常出而示之且言初長主召捷至爲設酒謂之曰聞先生能化金可得一見否捷曰此亦戲劇耳時坐爐側捷令取新瓦一片手毀之取所酌酒盃置湯鼎上投瓦其中抄少藥糝上復注湯滿盃酒散湯已耗半取瓦視之則兩角浸湯處皆成紫磨金而一角元是新瓦也又餘杭陳祖德云嘗見呂吉甫家藏婁敬所化藥金重三十兩元是片瓦而布紋仍在也

變鐵器爲金

閤門宣事陳安止云其姻家劉朝請者在鎭江常延顧一道人臨行借取案間鐵銚云欲道中煖酒用既與之數日其子相遇泗上道人以紙數重封銚還劉囑曰愼勿遺墜至家呈其尊因大笑曰銚不直百錢何用見還又封護如此其勤也卽置之閒處一日取銚作糊既滌濯之視銚柄有五指痕及轉握處皆成紫金色驚歎累日傳玩親友無不歎賞者蓋是其眞氣所化也

余生平以淹洽駿敏心所欽下者惟沈虎臣家有異篇得悉繙借拓我見聞者亦惟虎臣此帙爲宋浦城何蘧著虎臣簸架所副言自野駝飲水已上錄自名舊墨記已下更從秘本鈔補中雖知有遺脫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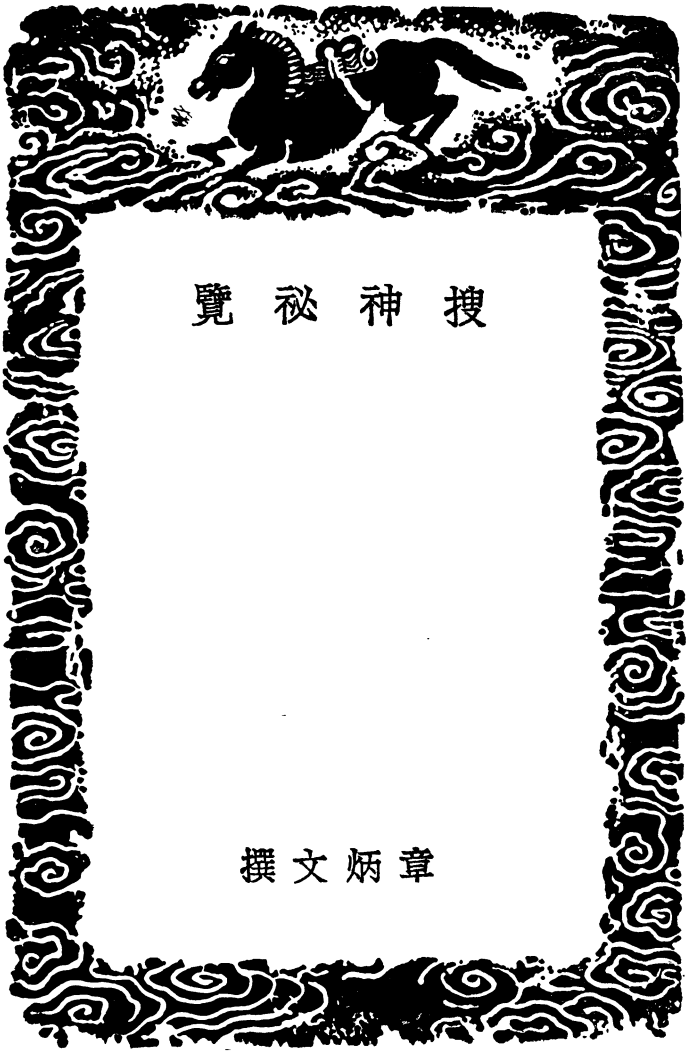
妨作半壁寶藏也。加以句抹字竄。朱墨狼籍。質訂不翅再三。而余從埽塵之後。更得一將敝箒。至於故闕難通。寧兩置以竢佳本。其書所載。多神僊藝術耳目外事。而事每及於杭苕就李。以其作烏墩寓公耳。他如瑩中雨言。姚麟置對。及徐仁旺山前後之爭。周正夫人君所論。只一宰相諸條。皆於後來大有警省。不可謂稗雜簒聽也。案蘧父去非。曾爲東坡表薦。武學教授。復爲奏充太學博士。後左調教授徐州。更請補一館職。不報。且言其筆勢雄健。得秦漢風力。不宜苟合於時。公卿莫爲推轂。則蘧之撰著。亦庶乎不媿父風矣。海鹽姚士麟。

江南藏書家。指不易屈。姚叔祥謂沈虎臣多蓄隱異。遂抽伊架上何蘧春渚紀聞。與陳眉公梓入秘笈。亦知有脫遺。余今喜得全本。凡十卷。亟公同好。据云。野駝飲水已上。錄自名舊家。今按此止五卷。其中劉仲甫國手碁。魚菜齋僧。李朱畫三則。或失一葉。或失五行。後又補記墨二十三則。凡東坡事實詩詞事略。及琴研丹藥種種失載。故云所載多神仙耳目外事。豈知紙窗竹屋間。珍玩一一具在。然半壁亦能寶藏。叔祥可謂身到處莫放過矣。因錄其跋於右。去非、字正通。浦城人。琴川毛晉識。

春渚紀聞。姚叔祥止半部。先君購得抄本十卷。欣然付梓。辰後復得宋刻尹氏本。命德兒校之。九卷中、抄本脫一葉。家刻仍之。南皮遺瓦。脫後。烏銅提研。脫前。蓮葉風字全缺。蓋前輩抄書。板心書名數目。俱不寫。往往致有此失。急影寫所缺。幷目錄八紙。裝入家刻。以存宋本典型。如此。嗟乎。據叔祥跋語。方其得之也。句抹字竄。朱墨狼籍。質訂不翅再三。而先君所得抄本。又益其半。就其半而校之。則或益一葉。

或益五行固爲大快矣而九卷缺文直至宋刻而始全只此一書幾經辛苦若是則凡留心校勘者其可不廣搜秘笈精詳攷訂哉惜其板歸叔兄今質他所不得卽爲補刊與天下好學者共之爲深悵爾汲古後人毛扆

春渚紀聞十卷姚叔祥得自沈虎臣家及陳眉公祕笈者僅五卷汲古毛氏購得全本補其脫佚者半其後毛扆復得宋刻尹氏本知九卷中南皮遺兎後尙有脫頁雖經影寫所缺而津逮板質他所未得補刊今南皮遺兎蓮葉風字爲銅提研等脫處從抱經堂羣書拾補補入而邵閬仙又借黃蕘圃家所藏宋本校其訛舛之字乃無遺憾是書之刊姚氏質訂再三而開其先毛氏父子相繼幾費苦心一則補其半而猶有脫頁一則寫所缺而未能補刊直至今日余有叢笈之刻始得完璧豈亦有數存乎其間耶因載各跋於後以見前人之用心而校勘之難言亦從可識矣乙丑四月虞山張海鵬識



搜神祕覽

章炳文撰

本館據龍威祕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搜神祕覽

宋　章炳文

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段化。目疾失明。其子簡屢求醫不驗。一夕忽夢神人告之曰。與爾此藥。可用人髓下之。則汝父之目立見光明。既悟。手中果得藥。簡乃啣左腕搥骨取髓。調藥以進。立愈。相州具奏其事。如古之時有爲父母斷指者。斷復更生。自非至誠。安能動天地、感鬼神哉。似段簡者。安知不然哉。

西山費孝先。善軌格。世皆知名。有客人王旻因售貨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受乃行。途中遇大雨。憩於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顛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謁隣比。欲講終身之好。候旋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但新浴者。乃夫也。日欲晡。果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邪。堅不從。婦怒不肯。乃自沐。夜半反被害。旻驚覘悉測。遂獨囚繫。官府栲訊就獄。不能自辨。郡守錄伏牆。旻悲泣言曰。死只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翌日。郡守命未得行法。呼旻問曰。汝隣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是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寮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非康七乎。旻既辨雪。誠遇明即活之效歟。

近異錄

劉賈撰

本館據龍威祕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近異錄

宋劉質

鄱陽南鄉民妻淳熙十年生男子從頂至足皆與人無異而兩肘各有三臂軒軒可畏母惡其怪即漬其水盆中俄翻身起坐又揖入水加一木橈壓之復推橈而起祖母在旁惻然曰此恐是神部中來且試養育看長大後如何遂沐浴施襁褓日以益壯及八九歲時放牛於野他家童稚或與爭忿則六臂齊舉奮擊莫能抗敵

瀟湘錄

李隱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古今說海及學海類編皆收有此書學海本作漱石軒筆記說海在先故據以排印書名亦從之

瀟湘錄

李　隱撰　守秘書省校書郎

高宗承祧後。多患頭風。召醫於四方。終不得療。有一宮人。忽自陳世業醫術。請修合藥餌。高宗初未之信。及堅論奏。遂令宦者監之修藥。宮人開坎作藥爐。穿地方深一二尺。忽有一蝦蟆跳出。如黃金色。背上有朱書一字。宮人不敢匿其事。乃進於上。高宗不曉其兆。遽命放於後苑池內。宮人遂別擇地穿藥爐。方深一二尺。復得前金色蝦蟆。又聞於上。上惡之。以爲不祥。命殺而棄焉。至夜。其修藥宮人及宦者。皆無疾而卒。

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擔一藥壺。於城中賣藥。得錢即轉濟貧乏。自不食。時即飲淨水。如此經歲餘。百姓賴之。有疾得藥者。無不愈。或自游江岸。閒眺永日。又或登高。引頸不語。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人一身便如一國也。人心即帝王也。傍列臟腑。即宰輔也。外具九竅。即羣臣也。故心病則內外不可救之。何異君亂於上。臣下不可止之乎。但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使氣索。不使狂思。不使嗜慾。不使迷惑。則心先無病。心無病。則餘臟腑雖有病。不難療也。外之九竅。亦無由受病也。況藥有君有臣。有佐有使。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宜。如失其序。必自亂也。又何能救病。此猶家國任人也。老夫賣藥。常以此爲念。每見愚者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恣納其病。以至於良醫自逃。名藥不効。猶不自

知悲夫士君子記之忽一日獨詣錦江解衣淨浴探壺中唯還一丸藥自吞之謂衆人曰老夫謫罪已滿今却歸島上俄化爲一白鶴飛去其衣與藥壺竝沒於水求尋不得

相國李林甫家一奴號蒼璧性敏慧林甫憐之忽一日卒然而死經宿復蘇林甫問之曰死時到何處見何事因何却得生也奴曰死時固不覺其死但忽於門前見儀仗擁一貴人經過有似君上方潛窺之遽有數人走來擒去去至一峭拔奇秀之山俄及一大樓下須臾有三四人黃衣小兒曰且立於此候君旨見殿上捲一朱翠簾依稀見一貴人坐臨階砌似劇斷公事殿前東西立仗衞約千餘人有一朱衣人攜一文簿奏言是新奉命亂國革位者安祿山及祿山後相次三朝亂主兼同時悖亂貴人定案殿上人問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人之數雖將足壽命之數未足如何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節儉本合折數但緣不好殺有仁心故壽命之數在焉又問曰安祿山之後數人僭爲僞主殺害黎元當須速止之無令殺人過多以傷上帝心慮罪及我府事行之時當速止之朱衣奏曰唐君紹位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安堵樂業亦已久矣據期運推遷之數天下之人亦合罹亂惶惶至矣廣害黎元必至傷上帝心也殿上人曰宜速舉而行之無失他安祿山之時也又謂朱衣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楊國忠也朱衣曰唯受命而退俄頃有一朱衣捧文簿至奏言大唐第六朝天子復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世民効力甚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復亂也雖嗣主復位乃至於末代終不治也謂朱衣曰但速行之朱衣奏訖又退及將日夕忽殿上有一小兒急喚蒼璧令對見蒼璧方子細見殿上一人坐碧玉案衣道服帶白玉冠謂

蒼璧曰。當却回寄語李林甫。速來歸我紫府。應知人間之苦也。蒼璧尋得放回。林甫知必不久時亂矣。遂潛恣酒色焉。

楊貴妃忽晝寢驚覺。見簾外有雲氣氤氳。令宮人視之。見一白鳳銜一書。有似詔勅。自空而下。立於寢殿前。宮人白貴妃。貴妃起而熟視之。遂命焚香親受其書。命宮嬪披讀。其文曰。勅謫仙子楊氏。爾居玉闕之時。常多傲慢。謫塵寰之後。轉有驕矜。以聲色惑人君。以寵愛庇族屬。內則韓虢蠹政。外則國忠秉權。殊無知過之心。顯有亂時之迹。比常限滿。合議復歸。其如罪更愈深。法不可貸。專茲告示。且與沉淪。宜令死於人世。貴妃極惡之。令宮闈間切祕此事。亦不聞於上。其鳳尋飛去。其書藏於玉匣中。三日後失之。

天寶年中。楊國忠權勢漸高。四方奉貢珍寶。莫不先獻之。豪富奢華。朝廷間無敵。忽有婦人自投其宅。請見國忠。閽人拒之。婦人大叫。言於閽曰。我直有一大事。要白楊公。爾如何艱阻我。若不令得見楊公。我當令火發。盡焚楊公宅。閽人懼。遂告國忠。國忠甚驚。遽召見。婦人見國忠曰。公爲相國。何不知否泰之道。邪公位極人臣。又聯國戚。名動區宇。亦已久矣。奢佚不節。德義不修。壅塞賢路。諂媚君上。又久矣。略不能效前朝房杜之蹤跡。以社稷爲念。賢愚不別。但納賄於門者。爵而祿之。才德之士。伏於林泉。不一顧錄。以恩付兵柄。以愛使民牧。噫。欲社稷安而保家族。必不可也。國忠大怒。問婦人曰。汝自何來。何造次觸犯宰相。不懼死邪。婦人曰。公自不知有死罪。翻以我爲死罪。國忠極怒。命左右欲斬之。婦人忽復自滅。國忠驚疑。未久又復立於前。國忠問曰。是何妖邪。婦人曰。我實惜高祖太宗之社稷。將被一正夫傾覆。公不解爲宰

相。雖處輔佐之位。無輔佐之功。公一死小事爾。可痛者。國自此弱。幾不保其宗廟。亂將至矣。胡怒之邪。我來白於公。胡多事也。我今却退。胡有公也。公胡死也。民胡災也。言訖笑而出。令人逐之不見。後至祿山起兵。方悟胡字焉。

杜修己者。趙人也。善醫。其妻即趙州富人薛氏女也。性淫佚。修己家養一白犬。甚愛之。每與珍饌食。後修己出。其犬突入室內。欲噣修己妻薛。仍似有姦私之心。薛氏因怪而問之曰。爾欲私我耶。若然。則勿噣我。犬即搖尾登其床。薛氏懼而私焉。其犬略不異於人。爾後每修己出。必姦淫無度。忽一日方在內同寢。修己自外入。見之。因欲殺犬。犬走出。修己怒出其妻薛氏。後歸薛質半年。其犬忽突入質家。口銜薛氏髻而背負走出。家人趕奪之不得。不知所之。犬攜薛氏。直入恆山潛之。每至夜即下山竊所食之物。晝則守薛氏。經一年。薛氏有孕。生一男。雖形貌如人。而徧身白毛。薛氏只於山中撫養之。又一年。其犬忽死。薛氏乃抱子。迤邐出山。入冀州乞食。有知此事者。遠詣薛質家。以告質。遽令家人取至家。其所生子。年十七。形貌醜陋。性復兇惡。每私走作盜賊。或句餘。或數月。即復還。薛質患之。欲殺焉。薛氏乃私誡其子曰。爾是一白犬之種也。幼時我不忍殺爾。今日在他薛家。豈合更不謹。若更私出外爲賊。薛家人必殺爾。實恐爾累及他。當改之。其子大號泣而言曰。我稟犬之氣而生也。無人心。好殺爲賊。自然耳。何以爲過。薛質能容我。即容之。不能容我。即當與我一言。何殺我邪。母當自愛。我其遠去。不復來矣。薛氏堅留之不得。乃謂曰。去即可。何不時來一省我也。我是爾之母。爭忍永不見也。其子又號哭而言曰。後三年我復來耳。攜劍拜母而

去又三年其子領羣盜千餘人至門自稱曰將軍既入拜母後令羣盜殺其壻竇家屬唯留其母焚其宅攜母而去

葆光錄

龍明子纂

本館據陽山顧氏文房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藻光錄

葆光錄卷第一

潁川陳　纂

龍明子所纂葆光錄。無年月。無前後。見聞奇異事。卽旋書之。因而成編。分爲三卷。

寶正中。當秋成。一旦蝗翳日而蔽。武肅王虔祝畢。陊于浙江。不可勝紀。

太宗少時。帥師戰淮人於千秋嶺。大克之。彼望我軍上雲物。如龍虎之狀。有識者曰。此王者之氣也。

楊集將兵。得玄女之術。下城破陣。定日時取之。計收人馬器甲。預言其數。略無參差。武肅定江表。賴其功。遂將處州酬之。三讓不就。曰。某將數千衆。當勍敵。不敢辱命。擁雙旌。理百姓。恐無分祿。武肅不識其言。堅授之。至郡月餘卒。

文獻公誕時。一虵自屋陊于前。舉頭張喙。久之方去。及七日浴。忽飄風暴雨。劈其澡盆爲二片。與母俱無驚動。

處士方干。與許贖善。贖寓越中。有非罪。金漢宏械於闕。闔干時在新定。聞之。馳於境上。賣一橱。高其價不售。固蔽贖之刑也。曰。方處士爲友賣橱。太守知之。遂釋贖之過。

貞敬公未達時。寓居鏡中玉笥。聞有一女巫鬼物所附。立堂宇。人有禱請。往往言吉凶。與友往問否泰。自旦至暮。其神不下。公怒而回。及夜。自空而言曰。朝來皮秀才。當爲吾土地主。吾小神不宜見。是以回避。公

又曾夢候軒亭有士偶人列拜覺而自貢後果判東府事

婺州有僧入山見一人古貌巾褐騎牛手執鞭光鑠日色扣角而歌曰靜居青嶂裏高嘯紫煙中塵世連仙界瓊田前路通僧揖之不應馳步趨之不及望赤松而去

郎中鍾安禮好學多能著武成王備載十卷選諸家詩爲資吟集五卷然有畢吏部之嗜談諧間未嘗不言之見家人食饌戒之曰少喫隔爾酒竟大醉卒

越僧誉光善草書自言授法於陸相希聲其飄逸有張旭之妙吳翰林以歌獎之言多不載羅給事贈詩云聖主賜衣稱絕藝侍臣擒藻許高蹤又有亞棲書骨氣不及誉而趨媚過之二人俱應制其蹤海內皆盛

陳瓚字錫用業通九經百家之說自言得養生之術年逾九十耳目聰明猶勤於筆硯著經史系華十卷然其家貧人憂其衣食不足嘗曰瓚賢能不及顏子而壽祿過之何患貧也時益重之後官至祕書監致仕歸剡

道士王松年說厲歸眞在丹丘善畫常至人家有好事者將絹素鋪於案上卽自下筆預知人之所欲禽獸松竹之類如請之却多不允飲酒數斗不醉或人在州城竟日飲其日有人於桐柏宮見之或來國清寺游又有見在開元宮後往洪州白日上昇遺下一布衣異香馥郁今人收得其畫蹤者多

羊襲吉狀元之子少時庭中乘涼忽見天開其內雲霞湧洞樓閣參差光明下照山岳襲吉驚懼逡巡乃

閉襲吉勤於書寫佺佺不倦今尙在年逾八十矣

葉簡刻人善卜筮凡有盜賊皆知其姓名有鄉夫失牛卜之曰占失牛已被家邊載上州欲知賊姓一斤求欲知賊名十千頭乃隣人丘甲爾又有將橘子合之令占曰圓似珠色如丹儻能擘破同分喫爭不慙愧洞庭山又將巾子射覆云近來好裹束各自競尖新秤無三五兩因何號一斤又將雞子二箇占云此物不難知一雄兼一雌請將打破看方明混沌時他皆類此不能盡紀之

李建州頻與方處士爲吟友頻有題四皓廟詩自言奇絕云東西南北人高跡此相親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龍樓曾作客鶴壑不爲臣獨有千年後青青廟木春示於干笑而言善則善矣然內有二字未穩作字太麤而難換爲字甚不當干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請改作稱字頻降伏而且慙悔前言之失乃曰聖人以一字褒貶此其明矣遂拜爲一字之師是以羅夕拜題干卷後云中間李建州夏汭偶同遊顧我論佳句惟君最上游九霄無鶴馭雙鬢老漁舟世難方如此何當浣旅愁

孝廉朱揆居永嘉苦學與表弟殷廷嗣同宿殷夢一人直抵房謂曰朱揆某年某月某日杜侍郎下成名覺而說之朱曰何戲言之甚耶殷遂將朱禮經疏後紀之至來年西上後果於杜侍郎下及第年月日略不參差

處州有樵者入山迷路至一處聞異香襲人乃尋之見一叟著草屨拄筇杖眉髮皓然謂曰子從何而至此樵者具陳伐薪爾其舍宇牀榻皆同人家忽一人持牒報云天台山有樵□叟曰今日爲客看黑班不

得赴持牒者應諾而去。樵者餒求飯。叟呼瓊芝備飧。來逡巡一雙鬟。年可十六七。容色絕麗。衣窄紅綃之服。擎一盤。其光可鑒。內亦是常食物。叟自啖一棗大如拳。謂樵者曰。子食此棗不得。其山中天色全不暗。常如日晡之時。乃相引行。見樹林下繫一黑虎。西北方上紅樓翠閣如圖畫。過一溪水乳色。天忽大亮。指一徑曰。回去得也。行數步及舊路。舉首已失叟。歸家逾年矣。

王可容說。爲僧時。游南中山寺。遇大雪。旬日闕食。數十徒一粥而度。又無財物得出糴。內一行脚僧謂曰。貧道有藝。可濟諸坐主。遂將一銅銚子。於爐火上取淨瓶瀉水銀。衣帶間解一貼散藥。似壁土。揉於銚中煎之。逡巡成一片白金。可數兩。付主事者將去換胡餅來食。衆驚之。至明晨失所在。

屈重彥者說。□□□爲潤州大將。與術士殷七子善。大將之室嫉忌。有一婢遭凌辱不已。投于井。及出之已卒。欲殯次。七子至。大懼有他。聞於廉使。密告活之。七子曰。細事爾。遂衣帶間解藥一丸。如麻子。打其婢一齒落。以酒下之。良久口眼旋開。吐水斗餘。又以煖灰熨其四支。食久能言。謂大將曰。此婢不可復指使。宜出之。乃從其言。又嘗春游酒盡。將水呪之。成濃醪。又將沙揶成鹽。又冬中以木札變成筍。又與人會。忽云今日殊未懽。某有一藝輒呈之。指主人屏風上梳頭樣子。令唱歌。其聲清亮。似從屏中出。其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回歸。柳自飄輕雪。如此數曲。屈不盡記之。七子名鄴。後遊諸國。

葉協律善占夢。有耿評事從吳門詣殿下獻詩。其夕夢人遺一荷苞鮮開之。內一塊火爾。葉賀曰。君著緋去也。耿曰。何兆哉。脫荷見火。可詳也。又王校書、徐判官各求邑宰。王說夢戴帽雨中行。葉應聲曰。君未得

事邪戴帽雨中行身未霑渥澤爾徐云夢行於江間被霹靂驚蕤笑曰此得官也江者浦也霹靂者像雷也又張司直疾病夢懷孕甚惡之蕤曰此去遇壬申日當差何謂也曰懷孕妊娠也有大福在也以此腹而像之後皆如其言徐果注授浦江蕤名光逢

明州有貴師姓孫因在州中執筆次舉首見梁上一人長數寸拜之遂下如常人云無懼我略到此就爾房寄一宿切未可泄其事言訖而去夜却來孫莫測之可入三更奮然不見逡巡左手挈一人頭右手持錢五緡來謂孫曰聊奉宿償將人首騰空而逝及曙有掌庫者失其首其錢即庫內者遂告納之

求嬰處士說昔在長安春日與數舉子遊於北里中將姬妓三五人狎飲次有二僕夫突門而進各操論去聲棒高揖據上位而坐赳赳焉叱咤焉或歌或笑傍若無人一夫持杯改令云巡至髆臂不能者腦上一論棒諸舉子相看戰慄莫知爲計僕夫放下盞乃揎上臂迭起數條青筋狀如蚯蚓逡巡又有一儒者褒衣大袖俯僂而入四揖而後坐視諸舉子曰何意各顏色愀然僕夫自若云某甲改一令如斯不依者腦上一論棒儒者曰此不足爲難因顧壁角間有三脚鐵燈檠高五尺餘將於內捋其三脚聚拗成二截如斷葱焉瞪目謂二僕夫曰君不得恣胷衿逞筋力須隄防此棓僕夫俱失色狼忙奔馳儒者謂諸舉子曰後生皆千里拋家屬未能成身立事而耽於酒賴遇老夫幾遭彼凶徒擊殺自後宜以爲戒舉子羅列拜謝忽失所之

貞明中有漁者於大湖上見一船子光彩射人內有道士三人飲酒各長鬚眉目皆生於額上見漁者俱

舉袖掩面。其舟無人撐。隨風行甚疾。望洞庭而去。

馬自然貌醜。鼾鼻禿鬢大口。飲酒石餘。醉臥。即以拳入口。人有疾病告之。折薪草。呵而與食。無不差者。嘗吟曰。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臥紫金牀。東君謂我多情賴。謂向人間作酒狂。後往梓州上升。

孫晫家於七里瀨。善於葬法。得青烏子之術。尤妙相墳。即知其家貴賤貧富。官祿人口數。亦知穴中男女老少。因某病而卒。兼精於三命。時楊集統師收復睦州。至一巖下。砦軍次。忽一大石盤陊下。楊占之曰。此巖上有二十五人點兵收之。獲居民二十人。還。楊曰。合有二十五人。何欠五人也。問於民曰。某等初聞大將軍將至。遂與二十五人回避於斯。內一人孫晤善卜。到時立草舍畢。有雙雉飛下鬬。孫云。軍至此也。宜往別處。不然遭擒掠。某等不順其言。有誠信者四人。相隨去矣。楊令人捕之不獲。意甚不快。曰。得此人可師事之。新定平後。復在彼漁。

歐陽迢處士。善胎息。人物古雅。覩之令人精魂清爽。襲明子曾接之。因說神仙事。迢曰。洞庭頃有一民。能併飧一斗米飯。即三四日不食。又有黃繇者。能休糧數月不食。伐木負薪。慕山渡水。力不疲倦。又有一人善步。一日可行三百里。欲行。將青絹纏其膝。又有一人。妙水。可十數日行于水底。云或見蛟螭之類。

廣見大師說。頃在廣德縣。入山采藥。見大洞。因穿之。洞內日光分明。行可數里。洞則別開一穴。有長溪隈間一大松。枝柯鬱翠。下有一菴。內一僧禪定。雪眉擁衲。邊有磬子。火具之屬。廣見取磬子擊之。其僧開目驚曰。坐主何緣而至此。廣見陳其行止。遂延坐。取一石敲火煎茗。香味可愛。日將夕。僧讓菴與廣見臥。自

上其松上有一大巢僧卽入巢內聞念蓮經聲甚清亮逡巡又聞罵詈云此隊畜生今作毛類傷於物命令世人恐懼速令歸林麓不得輒出去廣見潛窺之乃羣虎豹弭耳伏地受令而去及曙下松來相尉廣見知其異人乞就奴事之僧曰自此百見草枯四絕人煙非坐主息處因曰莫饑否相攜溪畔有稻百來株收其穀挪三二合來挑野菜和煮與廣見食後令回去得也送至洞口謂曰坐主所食茶與菜粥平生卽不闕食矣遂尋路從洞出回至本院已月餘乃邀徒衆再往竟失洞所在廣見號自新

晉郭文舉與虎探去鰾虎送鹿來報以爲異今長興縣有邸媼採桑次被虎銜入深谷中不傷之其虎就將蹲自旦至午媼告曰某之年邁莫有宿業否今困於此又不食乞大聖念之呼虎爲大聖遂伸一脚於媼前看之有一竹籤在爪下媼又曰莫要去耶否掉尾點頭似相感之狀媼乃爲拔之迅躍數四却銜至舊所並無損至夜置一鹿於門首去

呂知隱於洞庭山穿一松造草舍而居寶正中徵起鶴氅紗巾見武肅甚奇之善星緯識地理多術數嘗謂人曰夫草木鬱茂處有泉每戀臥處地可鑿井蚶蛤之屬內有小魚蝦及自死鳥獸口不閉者蜜瓶造鮓醬祭肉動者皆不可食又云赤豆湯洗色衣垢楊桃枝去粘研芥子入豆醬不生蟲牛乳去油衣粘問事無不知者

智鈞大師說天福中安吉有邸媼家力麤備好修善長蔬食或見魚鼈之徒鳥雀之類皆贖而放之因潦水後有一龜長尺餘從門入媼怪之令子將往家前濱內放之其子遂於龜背書放生字放於水中其龜

又上岸。沿回田畦間。有一孔穴。可深三二尺。龜忽陷其中。嫗子曰。本將放爾命。却落於此中。乃攘臂取之。龜即不見矣。探得白金二錠。莫知其由。

國清寺僧可證說。有樵者入山。見一道士。長丈餘。褒衣廣袖。面闊如盤。口眼俱偉。須髮銀色。擔木履兩束。可百來輛。駐步顧樵者久之。樵者恐懼。前行不得。連拜之。道士大笑數聲。拋一栗子。大如雞卵。與樵者。後揮霍入天姥峯而去。樵者啗其栗。旬日不思食。

葆光錄卷第二

陸龜蒙才名播海內居吳中然性浮薄時有內官經長洲於水濱見一花鴨彈之而斃守者告之乃乘小舟修章表告內官曰某養此鴨能人言方欲上進君何殺之乃將表示之內官驚而且慙酬之銀盎臨行詢之竟解何言語陸曰教來數載能自呼名爾

徐侍郎知業少時游天台山歇於大樹陰巖上石盤欲陊空中語曰下有人石矻然架樹回身乃落震地塌然

有人夜泊舟于富春間月色澹然見一人於沙際吟曰陊江三十年潮打形骸朽家人都不知何處奠杯酒舟人問曰君是誰可示姓名否又吟曰莫我問姓名向君言亦空潮生沙骨冷魂魄悲秋風舟人上岸揖之遂失所在

皮光禹業五七言詩自言賈浪仙之僊也句有燒平樵路出潮落海山高作者多許之

黃韞說明州黃使君時有吏人家竹園甚廣秋夕明月見車馬十來隊長數寸馬大如鼠或持鎗劍或負弓弩次第自林中出望其園門軋然而開似有人拔開吏人驚懼呼家人隨後覷之從江橋過望西南而馳罔知所之吏人明旦伐去竹林無所見其家亦無患害

傅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歧謂之怪傅識之曰雖以醉反非怪也雨則縣於

樹以尾塞其鼻後驗之可類子雲別鼷鼠曼倩識騶虞

陸孜居于明州大隱勤於畎畝物力粗備時太守酷虐不恤其民有瞻者悉被檢獲孜所有財物寘于地後果搜其家產孜懼其罪遂通所藏之物掘地丈餘竟無所得謂是人所取太守怒其妄謫于象山築居掘得大隱之藏一無失焉又懼有告者遂將納之太守異之釋罪與財却就舊業至今存焉

洋山在海中有廟其神傳是隋煬帝山高峻內有三湖名曰三姑菱芡鳧鴈瀲瀲鴛鴦之類悉有又有神立于門首號曰呂門官凡欲祭饗其廚多鼠而夏足蠅預告其門神卽絕之

王耕善畫而牡丹最嘉春張於庭廡間則蜂蝶萃至本業文因畫所掩竟不成事

凌途賣香好施一日旦有僧貧布囊攜木杖至謂曰龍鍾步多蹇寄店憩歇可否途乃設榻僧寢移時起曰略到近郊權寄囊杖去月餘不來取途潛啓囊有異香末二包氛氳破鼻其杖三尺本是黃金途得其香和衆香而貨人不遠千里來售乃至家富

楊虔爲人與物無競性至孝母疾病衣不解帶常戚戚然焉丁憂泣血漣如每灑掃於墓徘徊涕泣不能去鄉黨欽焉

處士求嬰性高古善拊琴去其爪作肉聲有公子不善之嬰作色曰如樂五教反其聲何不槌鼓聞者莫不大笑

僧子捷建靈隱高峯浮圖養一花犬每隨工徒銜磚置于塔所又寺人於荒榛間收得一石佛而少右耳

犬卽跑古寺基深可三尺。取得佛耳塔成乃斃。

衢州民家里胥至督促租賦。家貧無以備飧。祇有哺雞一隻。擬烹之。里胥恍惚間。見桑下有著黃衣女子前拜乞命。又云自死卽閑。不忍兒子未見日光。里胥曰。某到此催徵。卽無追捕殺傷者。其女泣而逃。里胥驚惻。回至屋頭。見一雞哺數子。其家將縛之次。意疑之。不許殺。遂去。後一旦再來。其雞已抱出一羣子。見里胥。向前踴躍。有似相感之狀。捨而遂行。數百步。遇一虎。跳躑漸近。忽一雞飛去。撲其虎眼。里胥因斯奔馳得免。至暮從別路回其家。已不見雞。問之云。朝來西飛去。杳無蹤。里胥怪之。具說見虎之事。遂往尋之。其雞已斃於草間。羽毛零落。自後一邨少有食雞子者。

沈仲霄之子。於竹林中見蛇纏一龜。將鋤擊殺之。其家數十口。旬日相次而卒。有識者曰。玄武神也。

唐捷父延紹。宰錢塘縣。有仇訟之濫。延紹不能自理。捷乃入官山伐木。回與守者競鬨於殿下。曰。邑大夫之子。而自折薪。可察之矣。遂宥父子。捷自此知名。

沈嶓居于鏡中。初求縣宰。夜夢還家。渡江船覆。水分爲二。西則淸。東則濁。遂泅東而過。說似友人賀曰。君當授分水縣。後旬日果應之。見謝於友。友勉曰。爲政宜淸。緣昨夜入濁非嘉。嶓後果因濫而致命。悲哉。不內友之言。

崔端己字安道。善酒令。著庭萱譜。稱同塵先生。有魏溫者。不知是崔撰。嘗問曰。君曾覽同塵先生庭萱譜乎。崔正顏對曰。不知同塵先生何姓氏。左右大笑之。

越僧全清精於戒律而善五部法書符馭役鬼神之術時有市人姓王兒婦染邪氣或盡日哭泣或終夜狂呼如此數歲後召全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之五綵結壇立草人於上禁呪之良久嗚咽而語唯稱乞命全清詰之是何精魅從何而來分明言之如虛妄撲成微塵云是魑鬼頃歲春日於禹廟前見伊人遂相附令其舉止顛倒魂魄昏迷和尙儻拾之卽自逾境不敢近於人煙全清曰此妖詐不宜釋之乃取一瓮側臥以鞭驅約草人入瓮中呦呦有聲緘之瓮口朱書符印封以六一之泥埋於桑林下戒家人無動之其婦卽日差經五載金漢宏士馬之際人皆逃避兵人見埋瓮處謂之藏物遂掘之打瓮破見雞突然飛出立於桑杪奮迅羽毛作人語曰被這和尙禁却今方見日光時全清已遷化

金樓子云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精也中宵見火光者朽木也皆不爲害溫州有人山中遇一波斯抱野雞見人揮霍鑽入石壁中其石自合襲明子嘗聞外舅說頃歲莊牆間熒熒光尺餘時兼兄弟中有不寧者衆謂之怪憂之數夕炳然如初外舅情不甘乃就拔之得一物回燈下看乃枯竹根耳其光遂滅病者無咎

李巡官說衢州有施衙推者居于齊澧多術數在親知家夜飮云某有藝欲助歡笑可否衆知其多能主人曰願見之乃剪紙作一髮兒執摽子拋向地令舞下舍兒施自唱其曲紙人作舞俛俛戲劇不已更闌施指令罷聲而住

僧元顥善煎膏有患癰疽者傅之無不潰然鄙吝不居侍者至老自炊爨乃卒富有賄將銀代磚泥爐衣

服數篋綾羅器皿盈于櫃平生一粥面已

有邸嫗鋤桑拾得一銅觀音像剜壁作穴安之每有食饌不惟蔬蕨魚肉之類皆將供養嫗有子時在潘封軍前日夕祝之保其安寧其子當陣之際倒於草間聞背上連下三劍拟擊銅器聲戰罷起看身上並無所傷其母此日見銅像落在地背上有三刃痕罔知其由至子回說其事方知神助爾

孟粲郎中性輕薄嘗入市見質庫言於同人曰適廛中有一大屋盡縣簾箔見一肥白漢在小窗內看數箇大册子人或扣之即有小惠此何許也又說不識相撲兒於友曰主人今日特爲北使置設出歌舞戲劇正樂之次忽有三二十凶人唱噉而出盡被銀畫衫子一時至殿前對座兩兩起來裸身相打雜人擁看止約不得緣爲主人宴使臣且務含弘未便赫各與錢帛求情而去然聖情終不歡矣良久而散又呼揖爲掠船篦又呼舂杵爲打米棒言多如以下闕

徐庭實巡官說乾符中武義縣有人入山葬子掘地二尺來忽陷丈餘深數尺收得秫百斛莫知其由將釀酒其味濃厚

陸濛爲湖州司法參軍妻蔣氏即疑之女也善屬文而瑕湎後染邪氣心神不恆姊妹憂之勸節飲强餐應聲吟曰平生偏好酒勞爾勸吾飧但得尊中滿時光度不難

有聖保寺僧知業性高古有詩名偶訪司法談玄之次蔣氏遽自內遞一杯酒與知業公免云業不曾飲蔣氏隔簾對曰秖如上人詩云接壘橋通何處路倚欄人是阿誰家觀此風韻得不飲乎業公慚作起而

退。

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榱桷。建宅甚宏壯。畢工之際。梁棟皆出水。戶牖漬濕。竟不得入。斯屋而卒。人謂之宅泣。

陳太者。先家貧。販紙爲業。而好施。有一僧不知其名號。長仰酒憨。每來求食。多說一生瞬息。速作善事。或問居何寺。云老僧以四方爲常住。呵呵而已。如此得三載。而陳氏供侍如初。忽一旦謂陳曰。爾有多少口。要幾許金便得足。陳曰。弟子幼累二十口。歲約一百緡粗備。緣以業次淺薄。無得厚利。僧笑曰。我有白金五十錠。酬爾三年供養。因指庭中金櫻樹曰。此去造一佛堂。當有報應。言訖而去。陳謂之風狂。故不信。至夜見一白鼠雪色。緣其樹。或上或下。久之。揮而不去。陳言於妻子曰。衆言有白鼠處。卽有藏。僧應不妄言。遂掘之。果獲五十笏。其僧遂絕蹤矣。

陳崇實多記。有隣人漁得龜。自罟間而飛去。漁者悞爲龍。歸謂其子曰。凡人犯龍凶。吾其終乎。欲召日者筮。陳聞之。告曰。非龍、龜也。夫龜有長丈餘者。亦能冲飛三二里。然不能乘風雲上天。君漁驚非龍也。隣人不誠其言。後又網得一枚。急投之。乃龜也。

高棨員外人才懦。家困窶。主上愍之。奏授東化縣。到任不預時事。有里胥送果。親修緘扎。謝之左右。聞之。高棨員外人才懦。家困窶。主上愍之。奏授東化縣。到任不預時事。有里胥送果。親修緘扎謝之。左右聞之。云此在伏事。棨曰。豈有得人惠。不謝之乎。又有督賦者稽遲。吏具撿請懲戒。示之曰。本司有狀訴公。卽官人嗔責。翻怒於吏曰。此輩不良。平地作訟。聞者莫不大笑。又謂於友曰。常聞字人驅之雞。自至此思一隻

享不得。則慶有羣驅之。

周潯說。永嘉縣有一人患癡。衣裳襤褸。顏色寒餒。於市中求乞。羣小兒多將簸隨後。撼其癡處。亦不爲怒。有薛主簿愍之。來卽與飲食。去亦不謝。或時貸薪出賣。至暮從水南而往。莫知所止。薛後暴卒。見一人持文帖云。太山府君追薛憂惶隨往。經歷路歧。甚崎嶇。入一城中。如官府。薛立門外。追者入唱喏云。某乙到。聞聲去領入。追者却出。引薛至堦前。仰視一人。衣王者之服。廳宇高敞。兩廊數十人。濟濟而立。王問因何事追。一吏云。爲前生冤家執論。王遣之令勘對。薛方回身。忽報大舅至。王卽起身迎揖。薛觀之。乃癡者也。遂高聲叫相救。癡者見薛。拍手驚曰。主簿何得此來。王曰。有冤債。追癡者。謂王曰。老舅承斯人願。可爲拔之乎。王愀然良久。謂吏曰。試看命如何。吏趁出。將到一卷簿書。檢云。有三十年在。王曰。奇哉。乃謂薛曰。能作善業。卽可得還。薛曰。如得還生。願造尊勝幢子。以解冤結。王令一吏記之。語畢。又一吏報云。某乙冤讎已承功德解脫。王顧薛。忻然稽首曰。大哉之法力。還世速建置。無遷延。若非勇知識。亦難相爲。吏令拜王及舅。王處分吏曰。令向追者。準前押領薛回。不得停駐。遂引從舊路歸。直至所居門首。似夢覺。家人號泣云。一宿矣。頃方能言斯事。後遂每日一食。建幢子。專持念。其癡者卽不裹矣。乃圖像供養焉。

享不得。則慶有羣驅之。

周潯說。永嘉縣有一人患癡。衣裳襤褸。顏色寒餒。於市中求乞。羣小兒多將簸隨後。撼其癡處。亦不爲怒。有薛主簿愍之。來卽與飲食。去亦不謝。或時貸薪出賣。至暮從水南而往。莫知所止。薛後暴卒。見一人持文帖云。太山府君追薛憂惶隨往。經歷路歧。甚崎嶇。入一城中。如官府。薛立門外。追者入唱喏云。某乙到。聞聲去領入。追者却出。引薛至堦前。仰視一人。衣王者之服。廳宇高敞。兩廊數十人。濟濟而立。王問因何事追。一吏云。爲前生冤家執論。王遣之令勘對。薛方回身。忽報大舅至。王卽起身迎揖。薛觀之。乃癡者也。遂高聲叫相救。癡者見薛。拍手驚曰。主簿何得此來。王曰。有冤債。追癡者。謂王曰。老舅承斯人願。可爲拔之乎。王愀然良久。謂吏曰。試看命如何。吏趁出。將到一卷簿書。檢云。有三十年在。王曰。奇哉。乃謂薛曰。能作善業。卽可得還。薛曰。如得還生。願造尊勝幢子。以解冤結。王令一吏記之。語畢。又一吏報云。某乙冤讎已承功德解脫。王顧薛。忻然稽首曰。大哉之法力。還世速建置。無遷延。若非勇知識。亦難相爲。吏令拜王及舅。王處分吏曰。令向追者。準前押領薛回。不得停駐。遂引從舊路歸。直至所居門首。似夢覺。家人號泣云。一宿矣。頃方能言斯事。後遂每日一食。建幢子。專持念。其癡者卽不裹矣。乃圖像供養焉。

葆光錄卷第三

湖州高彥司徒夢見一道士仗劍至臥內高問彼何人答曰來作司徒之子要戮數千寃讎高驚覺說之其妻是月有孕葬長一子精神俊利名曰禮年十三四心姦詐後繼父之位殘害生民動惟傷殺醉怒一婢因而斬之後頻作祟照鏡見其形禮甚惡之謂親密者曰我前後殺人多矣或衙內宿舊或軍中勳列皆無滯魄偶勦一婢彷彿在焉有善道法者求以馘之親密者乃言道士葉孤雲精於符錄請試佩之禮如其言後果絕影響

黃德瓌家人烹鼈將箸笠覆其釜揭見一鼈仰把其笠背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愍之潛放河涇間後因患熱將殛德瓌徙於河邊屋中將養夜有一物徐徐上身覺甚冷及曙能視胃臆悉塗淤泥其鼈在上間三曳三顧而去卽日病差

右丞錢珝與裴安居近珝病死再宿而活言於妻子曰人召云命已終然平生無作罪業便再爲男子遂去市人畢琯家託身入見其家雖門戶低小而物力甚豐其畢氏妻有孕月數足將有所育忽一使者持帖奔至云誤矣合在裴家爲男此處非也又隨使者到裴家見其妻使者云當在斯爲子緣裴氏妻月數未滿令其回此去四十日壽當終爾及期而卒裴家是日果產一男容色有似右丞訪畢氏之子皆如所說

僧玄燭曾寓天台國清寺。嘗與同學二三人。挈食味。尋山水。旬日。到處風景溫和。異花奇禽。不可勝數。中有一溪。溪南有二石牀。不生苔蘚。似人欹處。夾岸翠竹數百竿。皆三尺圍。玄燭曰。勝地邪。吾等既遇此。何如且過□□□□□伐得竹五六截歸。凡遇樹木。皆斫成文。用記後來。不三日。忽達於大路。衆曰。去洟旬回信宿。何太異乎。數日再游。竟尋不得矣。斫樹之文。亦皆迷沒。其竹俱可桶子。

明州有市人家。見一大鳥飛入室。家人擊殺之。回似人身一團毛而已。可重數兩。乃挂於籬上。旬日。其家月下會宗。忽從籬下地。人立而語。自稱我偶避猛鷙到此。爾何見殺。方欲陰論。今値爾飲酒。我甚思得一杯。苟惠之。卽不爲仇矣。席人驚避。乃自於尊中吸之。及啄筵內肴饌畢。望空而奮。莫知所以。尋州牧有事其家。卽無咎。

有董氏女。病邪。多不食。時索酒飲。後作胡旋舞。頻年醫治不差。云常有一女子來相伴。如夢寐中。家人後於橱間。得一勸酒女子。疑之。作祟。遂焚之。其女自此愈矣。

台州海壖有漁者死。信宿而活。云被人追往一處。入院宇中。見先舅氏在其間。似爲世之曹吏。謂漁者曰。追者誤矣。姓名同爾。呼追者曰。是溫州界某乙。速押斯人回去。當別之際。謂曰。舅在此甚驅馳。爲向骨肉間言。造楞嚴經救拔。餘無所要。又戒之曰。爾之業不善。還世改求衣食。良久。有人報上司有貶下云。來歲在戊子。諸道兵起。惟江南疫死數千人。處分水府減魚料一百萬頭。追者促行。回至所居。驚覺。其家將欲殯矣。其年果然。漁者乃爲行害。

孤山寺前楓樹上有一鵲巢甚偉人上取其子探得頭髮子數結光潤各長五尺莫知其由

有人常緤鱔貨歲月既深而有惡報一旦歸怒其妻掫髮而曳之其髮子脫在手腦中盡是繴頭戞戞焉而卒

鄭彥棻買得一婢年十五六容色不舒常頫然鄭詰之殊不對但低頭而已忽爾火光屋塼瓦亂擲牀榻俱震鄭甚懼猶未疑其婢自後或食饌穢汚或財帛潛失日見鼠人立夜有物歌吟召行道法者書符猒劾終不能勝婢自云但可驅使無有他事即日平靜問其所從曰常有一男子夜來同處性頗剛戾如別有顯即見嗔怒爾鄭既知不敢駐乃賤售之其年鄭遇害

夏宗萬知前生事年五歲門首見一僧牽其衣呼是奴子和尙涕泣不已衆罔知情僧將去堅竟相隨往寺似熟其路入房良久云奴子讀底經安某處何在又云念珠雜戲具子在某處果然取得僧方悟云是貧道前手下童子年七歲而卒今涉五載矣其經是觀音經品試之尙彷彿記爾

有軍人早出月色朗然見一獨足者橋欄上臥軍人少壯無畏懼乃抱之其鬼即云放我當有相酬軍人曰得何物曰有銀盞一問居處云少間送來軍人又貪進遂捨之其妻見一少年扣門云賢夫令將醆歸授其妻而去至晚軍人回將醆示之夫乃說今日之事妻曰神靈物不可駐之令將貨之易酒肉祭之夫從其言祭畢夫曰適看其醆有似家內樣莫不偷我者將來否妻亦疑之往取果失之矣夫妻愕然曰大是俊鬼子

大鄰大師說彭和尙性殺蠐蟻前後火燒湯潑不可勝紀及篤病蟻緣臥牀上身圍匝舁於淨室中將石灰周遭遶之又自空而飛至及卒口眼耳鼻中皆是

襲明子曾經歷閩中涉建溪渡延平灘瀧險阻溪鳥繁萃至蒼峽廟欲奠而適召祝者不在一小兒可十來歲挂一片青葛形狀焦瘦殆如鬼物言對蠻獠云是祝之子因問父何許邪瞪目不答又問爺在否亦不對左右間云此人言語俱別時値炎熾因憑欄望遠憶頃覽顧著作詩集有題囷音窘一篇云南人呼父爲郎罷子爲囷孥再問小兒曰郎罷何處也便指前山云讓裏讓裏之言出也其諸不可得詳又至溫湯院其水自山根涌出可煮雞子有一道者姓林語甚分明立舍宇頗有景趣竹引湯百來步作浴室爽塏清潔往來人多至浴云有肌膚疾者洗之皆差院後有小山偶登之見一上人龐眉大目仰鼻毛髮赤黃右臂交纏作楞至腕無手指狀如神林道者云此輩業疾捨力在斯久看之令人悚懼

衆說狗不相食者近人道矣匏里有人將其肉餃一犬銜往草中跑地埋之嗚咽久而不去

漢書云挹婁國人穴居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今之屠者眼多似其類焉

霅溪有漁人將筆籃捕魚往收之際見一鱧長數尺枕於筆上將鐵叉篸之不中看筆內有一小鱧漁者思之此俱是其子未取之隱於葦叢再候大者良久至游泳筆外求出其子漁者忽悟曰常聞殺鱧益罪乃謂其魚曰若有變異當放爾子其魚乃吐一條黃氣上有一僧長數寸其氣高二丈餘頃而沒漁者驀然遂開筆放其子相引跳躍漁者棄業於金山寺爲僧至今存焉襲明子疑斯事召其僧詢之不虛

越中有胡氏之姊，姓妬忌，怒婢妾，將熨斗烙其面，皮肉焦爛，猶未快意，及其疾病，遍身瘡瘍，彙當三伏中，臥欲展轉，肌膚旋粘牀席，體血暴穢，骨露方卒。

台州有民姓王，常祭廁神，一日至其所，見着黃女子，民問何許人，答云非人，廁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螻蟻言否，民謝之，非惟鄙人自古不聞此說，遂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良久而滅，民明日一見柱礎下羣蟻紛紜，憶其言，乃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去暖處，傍有閒之何故，云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錠，即此後不更聞矣。

吏人蔡超家，狗作怪，蹲於堂上，將拍板唱歌，聲悲怨，又一旦，覓頭巾不見，戴在竈上坐，其月超遇害。

沈慶校書說，鏡中有一吏人家女病邪，飲食無恆，或歌或哭，裸形奔馳，抓毀面目，遂召巫者治之，結壇場，鳴鼓吹，禁呪之次，有一乘航船者，偶駐泊門首河內，枕舷臥，忽見陰溝中一蟾蜍大如椀，朱眼毛脚，隨鼓聲作舞，乃將篙撥得，縛於篙板下，聞其女叫云，何故縛我，堵船者乃扣門語其主曰，某善除此疾，主深喜，問其所欲，云秖希數千文，別無所求，主曰，某惟此女偏愛之，前後醫療已數百緡，如得愈，何惜數千邪，顧倍酬之，船者乃將其蟾以油煠之，女翌日差。

有沈徵者，性惡見蚯蚓，前後殺之甚多，一旦，腿間生癰，內有一肉迭起，有似蚯蚓之頭，觸之痛楚入髓，欲往僧元顯處求膏傳之，其夜夢一條極偉，作人言曰，我業爲此蟲類，以時出於泥中，無患君事，何意殺我

眷屬。今來要君命。聞往顯公處取膏。且去也。速與作善因拔我。卽不再來。徹驚覺。說似妻子。許寫佛經。看其瘡果有一條從中而出。徹以指引之。長數寸。其瘡卽日而合。

上虞縣有民章蘊者。因歲歉。於隣人假糧數十斛。後隣人闕食。就索之。抵賀誓曰。的不還。作犂牛墳。章笑而許諾。暮月章卒。其隣家產一犢。當耕耨之次。謂弟兄曰。章某欠我米已云許作牛還。此犢莫是否。偶以姓名呼之。隨聲而應。再答。既而陊淚屈膝。似拜許之狀。報其家屬來驗之。右肋上隱起字曰。賀人米。罰作此畜。其家乃數倍價贖而養之。

龍山有數軍人。修築茶園。見一白蛇。大如拱。競舉鋤擊之。內一人姓余者。勸不殺。衆不從。其言。遂攫斃之。來旦。一白衣女子。攜一籃下嶺。皆見之。良久放下籃子。入林中。似回顧。衆往奪之。姓余者亦不隨。其籃內盛一顆薑。光嫩玉色。女戟手曰。平時此地有盜。垂泣而去。軍人將歸。火幕烹之。方食之次。姓余者忽頭痛不可忍。乃睡。夢其女子云。此薑有毒。君不害我。請莫食之。睡覺。衆人各食訖。姓余者怪而疑之。將拋棄旬日。衆人相次嘔血而卒。惟姓余者存焉。

潘逢者。爲吏。有民因罪。而法未合死。潘曲殺之。後見他人卽不見。惟聞語聲云。在陰中論爾。須去對之方得脫。於冥間。潘召人禁呪猷勅。不能除。每日同飲食行坐。惟不入國門。潘問之。何不入其門。曰。我是民門神。不與入。潘曰。爾是官殺。何相執。不能取我命。空朝夕繫縶。何也。鬼曰。爾不上文字。官焉殺我。蓋緣爾命未盡。是以隨之。潘無柰之。乃曰。與修善因。拔離冥寞。如何。鬼曰。甚善。然須作手狀云。爲某甲造某事。依其

言。後卽不見矣。

陸承澤遷新居。有一女子。布服戴巾。蒙其面。入門氣息穢惡。云厠耐此輩。當鞭殺人。問曰。何者卽息聲。再問亦不應。陸怒。令人起巾。迺一梟爛彘首。其年陸遇害。

杜昭遠將失寵。幸家多妖物。晝見狗作雞鳴。嘗一日架上雙筆起舞。相對回旋不已。杜曰。既爲祟。能自書乎。右一筆倒硯中。漬其毫。於案上大書一殺字。其年杜陷大辟。

吉凶影響錄

岑象求撰

本館據龍威秘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吉凶影響錄

宋　岑象求

韋丹未第時。洛陽橋見漁者得一龜甚大。丹異之。買投於河。後有元長史名濬之來謝謁。卽其龜也。

治平中。黃靖國死。見冥中數獄吏指一所曰。此唐武后獄。后惡至大。方以大甕貯黃蝎螫之也。酷吏奸臣。皆有獄也。

馮乘、虞蕩夜獵。見一大塵。便云虞蕩。汝射殺我耶。明晨得一塵而入。卽時蕩死。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曾參之精感萬里。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爲雄。一身毛皆似。

次年。南宮傍舍一雌雞亦化爲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尙未變。

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立起。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

魯定公元年。有九蛇繞樹。占以爲九世廟不祀。乃立煬宮。

旌異記

侯君素撰

本館據龍威秘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旌異記

宋　侯君素

宣和間陝西一武官爲京東路分都監官舍在青州到任踰歲忽見照壁後一大青面鬼倨坐頭高柱屋武人膽勇不懼取弓矢射之中其腹笑曰着又射之曰射得好連二十發矢集其軀如蝟毛鬼殊不動俄二小鬼挾都監母從房出畏或傷害乃捨弓箭奪救之呼諸子僕妾爲助了無一應回視屋下則一家人盡死疊尸地上每身帶一箭皆適所射者老幼二十人唯子母兩人存驚痛幾絕吏走報府府帥遣僚屬來視咸怪愕無策但爲買棺收斂留一宿將出殯偶啓便室取物見一家聚坐其中元不死渾如夢寐扣其始末昧無知覺于是揭棺各貯箕箒桶杓之類耳急徙他所而空厥居

晏元獻家老乳媼燕婆在晏氏數十年一家頗加禮既死猶以時節祭之嘗見夢曰冥間甚樂但衰老須人扶持苦乏人耳其家爲畫二婦人焚之又夢曰受賜多矣奈軟弱不中用何其家嘆異命匠爲厚紙格繪二美婢他日又夢來謝曰新婢絕可人意今不寂寞矣明年寒食家人上冢婦復夢曰向所得婢今又捨我去曰何得爾曰初不欲言以少年淫蕩皆爲燕三誘去家人曰燕三人也安有是曰今亦來矣曰然則當爲辯之不難也明日相語皆大笑燕媼姪也素不檢媼死不復往來莫知其存亡遣人訪之果死矣遂復畫二老者與之又來致謝蓋前後五夢得二婢而去

臨川王行之爲廣州龍泉尉表弟季生郡人也來訪之泊船月明中夜半有鬼長二尺靛身朱髮倏然而入漸逼臥席冉冉騰其身行于腹上季生素有膽氣引手執之喚僕共擊叫呼之聲甚異頃刻死而形不滅明旦剖其腸胃以鹽腊之藏篋中或與談及神怪事則出示之

崔公度字伯陽自少施食常以尊勝黃幡徧插食上率夜半爲節雖寒暑不廢爲館職日飲于親故家中夕方歸道沿蔡河馬觸酒家帘驚而逸崔墜地迷不知之夢一婦人至曰崔學士也急解帕巾幕其首又招其徒曰此乃施食崔學士今遭難不可不救俄十餘婦應聲而來爲之按摩扶掖似覺少甦馭卒亦至勉扶上馬迨歸家人方知之但怪暮夜安得有人裹首崔彷彿能道向來事數日方愈解帕視之乃二紅縚有血滲色中實碎紙甚多皆所插黃幡也應手灰飛方知鬼也

紹興元年三月鎭江西津撥渡船已載四十四人大半是茅山道士赴鶴會而回者此外一丈夫携小兒年十二三歲不肯登舟强拽使上亦不聽父怒擊其首兒不得已乃云待我說忽隨聲仆地手足厥冷父窘急扶掖叫呼衆不肯俟遂離岸未到金山大風作平沉洪波幷篙公凡四十六人皆死兒奮身起若睡覺父喜始問其故曰恰見一船人盡是鬼形狀可怖所以不敢往方欲說時一鬼掩我口便昏昏如夢元無他也

會稽張國弦在郡庠有同席某士好浪遊率以夜分踰垣出五更復入以爲常一夕明當釋奠時子夜卽歸中途聞搗呼聲退避簷廡見四人衣紫穿衫卷脚幞頭秉紅紗燭籠夾列一婦人着朱衣無首乘馬而

來生驚甚望其去蓋同途也隨至學前落斜數十步馳入荒園秉燭者立四旁乘馬人居中央作舞挽勢良久而滅歸以語同舍生皆莫之信明日訪諸園有一大井問園夫此井有何異曰數日前外間民女嫁人歸母家至井上浣衣忽悶絕不省舁歸壻家喚巫者治之曰犯井中伏尸傷女鬼其法用紙畫紫衣四人持燭籠翦乾紅紙作背子一領具酒飯燒祭之聞昨夕事畢三更後女病良愈問女家所居云蕙蘭橋正生所行路也

徐州人竇公邁靖康中買一妾滑人也未幾虜犯河北妾父母隔絕不相聞憂思之至殆廢寢食忽僵仆於地若爲物所憑附乃言曰吾女之父也遭兵亂舉家戕於賊旅魂無依欲就女丐食而神不容入竇氏之門歲餘矣土地見憐今始得食竇曰汝不幸死夫復何言吾令汝女作佛事且具食祭汝汝急去許諾妾卽蘇竇如所言陰與之戒內外勿語妾知之又再歲其父乃自鄉里來初未嘗死也蓋鬼竊食云爾

明州兵士沈富父溺錢塘江死時富方五六歲其母保養之被祟致疾叩諸巫皆云其父爲厲母瀝酒禱之曰爾死唯一子吾恃以爲生何故數數禍之若有所須當以夢告我是夕見夢曰我今爲江神所錄爲潮部鬼每日職推潮勞苦備至須草履幷杉板甚急宜夕焚以濟用年滿當求代始脫去矣母如其言焚二物與之富病遂愈

慶元元年五月湖州南門外一婦人顏色潔白着皂弓鞋踽踽獨行呼賃小船欲從何山路往易村既登舟未發卽偃臥自取葦席以蔽舟纔一葉展轉讐欬必相聞寂然無聲舟人訝焉舉席視之乃見小烏蛇

可長尺許。凡數千條。蟠繞成聚。驚怛流汗。復以席覆之。凡行六十里始抵岸。乃扣舷警之。奮而起。儼然人矣。與初下船不小異。腰間解錢二百爲雇值。舟人不敢受。婦問其故。曰。我適見汝若此。何敢受。笑曰。切莫說與人。我從城里來此行蛇瘟。一箇月後却歸矣。徐行入竹林。數步而沒。彼村居人七百家。是夏死者太半。初湖、常、秀三州。自春初夏。疫癘大作。湖州尤甚。獨五月稍寧。六月復然。當是蛇婦再還也。

童貫將敗之一年。庖人方治膳。忽鼎釜磔磔有聲。頃之。所烹肉悉化爲蝴蝶。殆且萬數。飛舞自如。直至堂中。貫心怪之。命僮僕執撲。皆莫能得。俄兩犬着婦人衣。持梃人立而語曰。此易撲耳。各揮梃縱擊。蝶紛紛墮地。盡成鮮血。犬亦不見。已而貫伏誅。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春渚紀聞及其他六種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董雲霆 何希范 黃競生）

G一七六二上

平